皇清經解續編

仁12
698
61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六十一　南菁書院

春秋左傳詁十二　陽湖洪亮吉稚存著

傳

襄公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詁詩毛傳登成也杜本此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詁郡國志河東郡垣縣有壺丘亭杜同此酈道元云清水又東南逕陽壺城東卽垣縣之壺丘亭晉遷宋五大夫所居也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大子光爲質於晉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詁賈逵云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謂帥宋衞滕薛伐鄭齊魯曹邾杞次于鄫故諸侯之師

不序也入鄆不書者晉人先以鄭罪令于諸侯故書伐鄭入
鄆既敗鄭不復告故不書本疏敗其徒兵于洧上〔詁〕服虔云洧
水名史記集解水經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地理志東南至長平
入潁杜本此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鄆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
鄧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秋楚子
辛救鄭侵宋呂留〔詁〕郡國志呂留二縣屬彭城國杜同此鄭子
然侵宋取犬丘〔詁〕校犬丘當作太丘傳寫誤移點在上爾雅
宋有太丘漢書郊祀志周顯王四十一年宋太丘社亡是也

九月邾子來朝禮也　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
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鄭元周禮注引作大以繼好
結信謀事補闕〔詁〕韋昭國語注闕缺也禮之大者也

二年春鄭師諸本誤作伯今改正侵宋楚令也　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
子〔詁〕荀子曰萊不用子馬而齊并之楊倞注或曰正輿字子
馬賂夙沙衛以索馬牛〔詁〕校杜云索東擇好者今攷索字無
東擇之義惟說文云擇東選也索擇同音容古字通皆百匹
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　夏齊姜薨初穆
姜使擇美檟郭璞爾雅注作使擇美稷〔詁〕爾雅樹小而皮粗皵者爲榎以
自爲櫬〔詁〕說文櫬棺也下四年傳同杜本此與顓琴季文子取以葬君
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
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爲不哲矣釋文
本作不爲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詁〕詩鄭
箋烝進畀與杜本此以洽百禮降福孔偕周頌作皆〔詁〕詩毛傳皆徧

也杜本此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釋文任字絕句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與言釋文云服本作棄功其誰暱我免寡人惟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臨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會于戚水經注引作會于咸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惟鄭瑩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惟寡君賴之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詁校顧棟高春秋大事表蕪湖烏程相去太遠今太平府當塗縣東北六十里有橫山橫與衡古通用似爲近之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詁賈逵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爲固者以盈竅也帛盈竅而任力者半卑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力尊者所服馬融曰組甲以組爲甲裏甲者所服被練以練爲甲裏甲者所服本疏呂覽有始篇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高誘曰以帛綴甲即被練是

也公息已謂邾君曰不若以組甲凡甲之所以爲固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爲然高誘曰組甲以組連甲桉賈氏之說蓋本於此杜注以意爲之非是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公如晉始朝也　夏盟于長樓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人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

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二三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于祁外〔詁〕京相璠曰今臨淄惟有晝水西北入洫即地理志之如水矣祁如聲相似道元云時即祁水也音而水經注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話〔服虔云所舉三賢各能成其職事本疏詩毛傳物事也杜本此〕能舉善也夫〔釋文一讀夫爲下句首〕惟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

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晉侯之弟揚干史記作楊亂行於曲梁詁賈逵云行陳也杜取此史記集解魏絳戮其僕詁賈逵云僕御也同上杜取此校史記魏世家魏絳僇辱揚干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詁賈逵云謂敢斬揚干之僕是不辟獲死之難本疏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臣斯司馬詁

爾雅斯此也杜本此　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詁晉語韓獻子爲司馬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韋昭注有死其事無犯其令是爲敬命惠士奇曰韋注頗勝于杜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詁說文戊斧也从戈以聲司馬法曰夏執元戊殷執白戚周左杖黃戉右秉白旄又說文鉞車鑾聲也从金戊聲詩曰鑾聲鉞鉞桉以鉞爲斧戉之戉經典承訛已久難以改正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

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詁韋昭國語注禮食大夫禮杜注略同使佐新軍詁服虔云於是魏頡卒矣使趙武將新軍代頡升魏絳佐新軍代趙武也本疏張老爲中軍司馬士富爲候奄詁晉語曰使范獻子爲候奄韋昭注獻子范文子之族昆弟士富也校此則范氏有兩獻子　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四年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詁郡國志汝南郡宋公國有繁陽亭杜同此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

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詁鄭元儀禮注藉猶薦杜本此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詩疏引此臣上有使字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

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爲
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詁說文檟楸也春秋傳曰樹六
檟于蒲圃椄襄二年杜注檟梓之屬今考郭璞爾雅注楸細
葉者爲檟又云大而皵楸小而皵檟則檟訓楸較是匠慶請
木季孫曰略詁方言略强取也杜本此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
不御詁高誘淮南書注御止也杜本此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
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
屬鄫詁地理志東海郡繒故國禹後郡國志繒屬琅邪國杜同
此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讐而願固事君
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褊小
闕而爲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楚人使頓間陳

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
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
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
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弃陳也諸華必叛戎禽
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玉篇引作窮
詁說文窮夏后氏諸侯夷羿國也羿亦古諸侯一曰射師
校窮應作窮容古字通羿非定名善射者皆謂之羿說文一
云射師本疏羿是善射之號非人之名字是矣公曰后羿何
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詁淮南隆形
訓弱水出自窮石高誘注窮石山名也在張掖北塞水也因
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詁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

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本疏及書疏七不修民事風俗通引作不循民事
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古今人表作柏因作屠圉王符作龍圉而用寒浞古今人表作寒水經注同
有寒亭古寒國浞封此杜同
柏明氏伯明后寒弃之王符引作伯明氏惡而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
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詁
梜李善羽獵賦注虞與娛古字通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
內咸服羿猶不悛詁方言悛改也杜本此將歸自田家眾殺而
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詁郡
國志平原郡鬲侯國夏時有鬲君滅浞立少康杜同此水經注
引作逃于鬲氏梜竹書紀年夏后相八年寒浞殺羿二十八

年伯靡出奔鬲惠氏以爲靡未嘗事羿是也浞因羿室生澆
及豷詁說文春秋傳曰生敖及豷惠棟曰論語作纍尚書曰
無若丹朱傲劉向引作敖管子曰若敖之在堯說文引尚書
作纍云讀若傲論語纍蕩舟以上說文是敖與纍通今傳作澆者
敖澆音相近師讀各異故也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
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詁賈逵云斟灌斟尋夏同姓也夏
后相依斟灌而國故曰滅夏后相也史記集解地理志北海郡壽
光應劭曰古斟灌禹後今灌亭是平壽應劭曰古斟尋禹後
今斟城是也杜本此師古曰斟音斟廣韻斟尋古國名玉篇作
斟鄩處澆于過處豷于戈詁郡國志東萊郡有過鄉梜戈見
哀十二年傳杜同此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詁小爾雅燼餘

也以滅淫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詁〕高誘淮南王書注芒芒廣大之貌畫爲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釋文本或作攸家〕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文選注兩引並無而字〕武不可重〔詁〕服虔云重猶大也言武事不可大任〔本疏用上有是字〕不恢于夏家〔文選注引此本疏用上有是字〕詁廣雅恢大也杜本此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晉語作荐處〕貴貨易土〔詁〕服虔云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同上〕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詁〕韋昭國語注聳懼也杜本

此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詁〕高誘淮南王書注頓罷也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檀弓作臺駘鄭注云臺當爲薛字之誤也春秋傳作狐駘家語亦同〕郡國志魯國魯下引作狐台狐與薛台與駘古字通〕詁〕按狐駘杜注以爲番縣南之目台亭今攷目台即淮南子之目台山淄水所出杜說非也國人逆喪者皆髽〔詁〕說文髽喪結女子髮衰弔則不髽魯臧武仲與齊戰于狐駘魯人迎喪者始髽枝魯敗于邾非齊也說文徵引經典亦間有不合鄭眾以爲枲麻與髮相半結之〔本疏杜取此〕馬融以爲屈布爲巾高四寸著于頟上鄭元以爲纚而

紓同上魯於是乎始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
君小子朱儒是使詁韋昭國語注朱儒短人也杜本此朱儒朱
儒使我敗於邾

五年春公至自晉　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
如京師言王叔之貳于戎也　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穆叔覿鄫大子於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大子巫如晉
言比諸魯大夫也　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
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衞先會吳且告
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　秋大雩旱也　楚人
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
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

詁爾雅頲直也廣雅侹直也鄭元曲禮注云脡直也校挺頲
脡侹音義並同杜注蓋本此我心扃扃詁校爾雅斤斤明察
也斤與扃義亦同說文炯光也廣雅扃扃光也扃炯字同杜
注略本爾雅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
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
陳也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子聽命于會　楚子囊爲
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
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
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詁鄭眾周禮注庀
具也杜本此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

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
積可不謂忠乎
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
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
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
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
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詁服虔云言子
罕不阿同族亦逐樂轡以正國法忠之至也及樂轡射其門
畏從華弱之罰復善樂轡如初是謂茹柔吐剛喪其志矣傳
故舉之明春秋之義善惡俱見本疏　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
也　莒人滅鄫鄫恃賂也　冬穆叔如邾聘且修平　晉人

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十一月
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鄫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
而遂圍萊甲寅堙之詁說文堙塞也向書曰鯀堙洪水古文
作壔或从阜作隮玉篇堙土也亦作堙又隮字注同堙是古
字作堙今據改按玉篇引杜注尚作堙不容轉从俗環城傳
於堞詁說文堞城上女垣也今本作堞杜本此　及杞桓公卒之
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
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
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陸氏附注
云衍而字遷萊于郚釋文或作遷詁說文郚齊地春秋傳曰齊高
厚定郚田按春秋莊五年郚梨來來朝今說文不舉始見經

傳之卽疑非也高厚崔杼定其田

七年春鄭子來朝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南遺爲賁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秋季武子如衞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夫苟或知之誰敢不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詁馬融尚書注靖安也詩鄭箋介助也景大也杜本此　校服虔漢書注介大也則注此傳當亦同又詩小明章毛傳介景皆大也則此介字當從毛服注爲得恤民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參和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衞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衞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詁詩毛傳委蛇行可從迹也校下云謂從者也則委蛇當從毛訓爲是謂從者也衞而委蛇必折詁廣雅衡橫也杜本此折曲也　楚子囊圍陳會于鄢以

救之（說文隣鄭地从邑粦聲春秋傳曰將會鄭伯于隣而邑部仍收鄰字云地名从邑粦聲是鄰隣通也九經字樣隣字注音葬鄭地名今經典多作鄰）鄭僖公之爲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鄭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鄭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史記鄭世家曰子駟怒使厨人藥殺僖公徐廣曰年表云子駟使賊藥殺僖公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孫擊孫惡出奔衛詁賈逵云二孫子狐之子本疏杜取此）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甯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鄆田（秋九月大雩旱也）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

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左思魏都賦曰富人寵義職競弗羅張載引左傳亦作弗羅謀之多族詁鄭司農周禮注百家爲族杜本此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庶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詁廣雅云匪彼也杜本此是用不得于道詁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敝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甯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眾夫婦男女不皇啟處諸本作遑今从宋本改正詁爾雅注李巡曰啟小跪也杜本此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詁薛綜西京賦注翦盡也詩毛傳廣雅並云控引也杜本此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釋文曰一个石經作个淳化本俱作个傳注同餘作

个柀古个字皆作介今从
文讀作古賀切而不改字　釋

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惟君圖之　晉

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

有梅詁詩毛傳摽落也杜本此　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辟於草木

諸本作譬今从
羣經音辨改正

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

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臧匄也先君守

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九年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

屋塗大屋陳畚挶詁說文畚蒲器所以盛糧也挶戟持也惠

棟曰唐石經作椈正義其字从手此臆說也漢書引此傳云

陳畚捵捵音菊與椈同史記河渠書曰山行則椈韋昭云椈

木器如今轝牀人舉以行也然則捵與椈音義皆同故孔氏

書正義以爲椈捵本一字古篆變易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

未知孰是今柀說文木部無椈字手部有掬字玉篇椈字注

云輿食器也又士捵也此字或見字林故玉篇收入木部正

義引說文云云未爲無據惠氏斥爲臆說過矣具綆缶詁說

文綆汲井綆也缶瓦器本疏方言缶謂之瓶瓶備水器量輕重

畜水潦詁五行志引作畜師古曰畜讀作蓄知古本作畜後

乃加艹也今从漢書釋文改正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

道使華臣具正徒漢書引作儲正徒　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

討右官詁馬融論語注討治也杜本此　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

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郎釋文本亦作員命校正出馬詁服虔云皇郎皇父充石之後十世宗卿爲人之子大司馬掾也本疏杜取此世本皇父充石戴公子僖十一年疏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詁賈逵云鉏吾太宰本疏杜取此令司宮巷伯儆宮詁說文儆戒也春秋傳曰儆宮孫炎曰巷舍閒道也王肅云今後宮稱永巷二師命四鄉正敬享石經初刻作令後改命校正議此三引傳文皆作命當作令字無疑諸本作令說今从石經改正祝宗用馬于四墉釋文墉本又作庸祀盤庚釋文盤字又作般子西門之外晉侯問于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昧以出內火詁鄭司農云以三月本時昏心星見于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本黃昏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內火局禮疏

漢書五行志引作以出入火惠棟曰周毛伯鄭敦云毛伯內門立中庭內讀爲入立讀爲位古文春秋公卽位爲公卽立出入火爲出內火皆古文也尚書九江內錫大龜史記內作入是古入字皆作內徐邈音內爲納非也是故昧爲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詁服虔云商丘地名詩疏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詁服虔云相土契之孫因之者代閼伯之後居商丘湯以爲號同上校本疏亦引服虔云相土居商丘故湯以爲天下號竹書紀年帝相九年相居于斟灌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于商丘太平御覽百五引十五世本相徙商丘本顓頊之墟又鄭元周禮校人注引世本相土作乘馬古文士與土通又通作杜故荀子解蔽篇云杜作

乘馬也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五行志作斷話說文閱具數于門中也廣雅閱數也杜本此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五行志引作是以知有天道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晉報宣子之聘也穆姜薨于諸本誤作於从石經改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三三話賈鄭先儒皆以爲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云遇艮之八本疏杜服取此虞云爻在初六九三六四六五上九惟六二不變連山歸藏之占以不變者爲主周禮疏史曰是謂艮之隨三三隨其出也話虞翻注易隨卦曰隨陰隨陽謂隨卦三陰皆隨陽故卦名隨惠棟曰陰隨陽猶母隨子故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話服虔讀姣爲放效之效言效小人爲淫本疏注本疏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秦景公使士雅話說文春秋傳曰秦有士雅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話說文穀可收曰穡詩毛傳植之曰稼斂之曰穡桉杜蓋本此然改稱種曰農究屬未安

商工皁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營稟焉以爲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依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於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薨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鄗門〔釋文本亦作專詁〕廣雅門守也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鄫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詁〕服虔以爲放鄭囚本疏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詁〕賈逵以爲三分四軍爲十二部鄭眾以爲分四軍爲三部本疏校杜從鄭說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詁〕小爾雅廣言艾止也校杜注艾息也義亦同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兩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

獲歆其禮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厎
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
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
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
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
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惟鄭
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　晉人不得志於
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釋文閏月依注讀爲門五日者水口也）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詁）（服虔云參南曰陰水經注洧水又東逕陰阪北水有梁焉俗謂是濟爲參辰口左傳襄九年晉伐鄭濟于陰阪次于陰口而還也參陰聲相近蓋傳呼之謬耳又晉居參之分實沈之土鄭處大辰之野閼伯之地軍師所次故濟得其名也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詁）（賈服說皆以爲人君禮十二而冠宋書禮志五經異義春秋傳說歲星爲年紀十二而一周於天天道備故人君子十二可以冠自夏殷天子皆十二而冠通典按說文云元氣起于子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于巳爲夫婦冀始于巳巳爲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也今攷高誘淮

南王書注云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于子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立于巳女從子數右行二十年亦立于巳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自巳數左行得寅故人十月而生于寅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巳數右行亦十月而生于申故女數從申起歲星十二歲而周天天道十二而備故國君十二歲而冠而娶十五生子重國嗣也故不从制桉高注與說文略同疑此段淮南王書本係傎所注或宋以後本混入誘注也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盡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詁五經異義公冠記無樂春秋傳說君冠必以金石之樂節之謹桉人君飯有舉樂而云冠無樂非禮義也政和五禮新儀以先

君之祧處之詁服虔云曾祖之廟曰祧宋本禮記疏又云祧謂曾祖之廟也春秋疏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詁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詁服虔云成公衛曾祖故以祧爲晉祖廟時不冠于衛之始祖以非己廟故也假鐘磬焉禮也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蹻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曰云惟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詁服虔云質誠也無忠誠之信故神弗臨也本疏廣雅質主也杜本此神弗臨也所臨惟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詁詩毛傳蠲潔也杜本此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

能定鄭而歸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貧民祈以幣更詁呂覽二月紀是日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高誘注更代也以圭璧代犧牲也校杜注蓋本此惠棟云周禮女祝掌以時梗禬禳之事云此傳更亦當讀爲梗恐于上下文義不合今不取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釋文本亦作朞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十年春會于相會吳子壽夢也詁服虔云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本疏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

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詁服虔云免脫也言將不脫罪禍不以壽終也傳舉此者爲十九年齊殺其大夫高厚二十五年崔杼弒其君光起本也御覽杜取此夏四月戊午會于相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聊人紇詁唐石經及釋文宋本並作聊鄭元引作鄒惠棟云聚字古或省文作取說文聊魯下邑孔子鄉从邑取聲抶之以出門者詁服虔云抶撅也謂以木橛抶縣門使舉令下容人出也門者下屬爲句本疏狄鼏彌古今人表作狄斯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詁廣雅櫓楯也鄭元禮記注櫓大楯也杜本此左執之右

拔戟以成一隊詁國語百人爲徹行行頭爲官師賈逵云百人爲一隊也官師隊大夫也杜取此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菆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几釋文机本又作几今據改詁說文几踞几也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文選注引作牽率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詁說文羸瘦也玉篇弱也病也瘦也劣也高誘淮南王書注亦曰羸劣人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詁服虔云古者以石爲箭簇引國語有隼集于陳侯之庭楛矢貫之石砮以證石爲箭鏃本疏校說文檐隹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也墨子云備城者積石百枝重十鈞以上者成二年傳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是將守戰用石之證服矢以矢石爲一泥矣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啟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詁莊子湯有桑林之舞司馬彪注桑林湯樂也校宋承殷之後故得用桑林杜注殷天子之樂名蓋亦取諸此皇甫謐云殷樂一名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

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詁說文妘祝融之後姓也世本是祝融之孫陸終第四子求言之後爲晉所滅子孫因氏焉高誘淮南王書注云天子不滅姓古之政也杜本此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詁桉霍人郎地理志太原郡之蔆人史記樊噲傳攻霍人張守節云郎蔆人也古字通杜預劉炫以爲郎霍邑誤禮也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爲右生秦丕茲釋文一本作秦不茲家語秦商字不慈桉左傳凡不字皆作丕惟此處石經釋文並不誤事仲尼　六月

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門于桐門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　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詁諸本侵誤伐今从宋本改正服虔云不書諱從晉不能服鄭旋復爲楚鄭所伐恥而諱之也本疏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詁詩毛傳競彊也周猶不堪競況

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　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

己酉師于牛首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唐石經曰爾車多非禮也彼注當有多字）遂弗使獻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爲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詰（史記鄭世家曰子產者鄭成公之少子也蓋承世本之誤韋昭國語注公孫成子子產謚鄭穆公孫子國子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愼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詰（服虔云鄭舊世卿父死子代今子孔欲擅改之使以次先爲士大夫乃至卿也本疏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眾怒而焚之是眾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眾子得所欲眾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眾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

衆而後定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土紡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詁〔釋文還本又作環〕鄭元儀禮注古文環作還哀三年傳還公宮同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已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詁〔說文右助也杜本此〕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簞門圭窬之人詁〔說文簞藩落也春秋傳曰簞門圭窬窮窘穿木戶也按今本圭作閨窬作竇說文竇空也杜預閨竇小戶則杜時本尚作窬可知又圭字从鄭氏禮記注改正禮記儒行正義曰左傳作竇謂門旁小戶文選注引左傳亦作簞門圭竇竇字相沿已久容傳本不同今姑仍之惠氏又引鄭氏禮記注曰簞門荊竹織門也圭窬窬與竇同物同音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

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辟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圭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圭竇乎惟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詁校靜靜靖古字通謚法解柔德考眾曰靜恭己鮮言曰靜覽樂令終曰靜

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詁說文閎巷門也李巡爾雅注同詛諸五父之衢詁鄭元周禮注盟詛主于要誓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二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四月諸侯伐鄭已亥齊大子光宋向戌

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莽晉荀營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詁郡國志潁川郡長社有向鄉杜同此酈道元曰長明溝東逕向城北城側有向岡諸侯伐鄭師于向者也右還次于瑣詁郡國志河南郡菟陵有瑣侯亭杜同此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詁京相璠曰鄭地也酈道元言濟水滎澤中北流至衡雍西與出河之濟會出河之濟卽陰溝之上源也濟隧絕焉故世亦或謂其故道爲十字溝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愼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蕴年毋雍利諸本誤作壅從釋文改正毋保姦詁說文廣雅宋臧也宋保字同杜本此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茲命司愼司盟詁服虔云二司天神司愼察不敬者司盟察盟者是爲天之司盟也禮記疏杜取此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詁以上實十三國服虔云晉主盟不自數本疏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釋文俾本又作畀詁廣雅踣敗也杜注略同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臭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

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詁服虔云三師鐘師鎛師磬師謂悝能鐘觸能鎛蠲能磬也本疏廣車軥車詁鄭元云廣車橫陳之車也服虔云軥車屯守之車也本疏說文軥兵車也杜本此涪十五乘詁校儀禮鄉射禮涪算爲純涪純古通故杜注云涪耦也甲兵備凡兵車百乘二算爲純涪純古通故杜注云涪耦也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磬詁五經要義鐘磬皆編縣之二八十六而在一簴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春秋傳曰歌鐘二肆此之謂也執文類聚杜本此 女樂二八詁王逸楚辭章句曰二八二列大夫有二列之樂韋昭云八人爲列備八音也晉侯以

樂之半賜魏絳詁服虔春秋左氏膏肓釋疒云漢家祠守行大夫禮鼎俎籩豆工歌縣續漢書補注 箴膏肓云大夫士無樂小胥所云娛身之樂及治人之樂則有之也故鄉飲酒有工歌之樂是也說題辭云無樂者謂無祭祀之樂故特牲少牢無樂宋本禮記六 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詁服虔云八年從四年以來至十一年也九合諸侯者五年會于戚一也其年又會于城棣救陳二也七年會于鄟三也八年會于邢丘四也九年會于戲五也十年會于柤六也又戍鄭虎牢七也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八也又會于蕭魚九也本疏及史外傳作七合記集解

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懟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詁應劭漢書注攸所也杜本此便蕃詩小雅作平平正義引服虔云平平辯治不絕之皃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詁惠棟曰周書程典云於安思危於始思終於邇思備於遠忠近於老思行不備無違嚴戒今按楚策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曰於安思危虞謂春秋卽左傳也虞卿傳左氏春秋于鐸椒轉授荀卿然則左傳居安當作於安也又按文選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曰於安思危以遠悔吝呂氏春秋愼大覽云故賢王於安思危蓋盡引書成句高誘淮南王書注亦作於安思危居於聲相近容古字通亦不必改从於也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臧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諸本作禦從釋文宋本改正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已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詁括地志洛川翟縣古櫟邑也按陽翟屬鄭郎傳所云鄭京櫟杜注以爲晉地誤

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爲公盤　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　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　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揚梁（諸本揚誤楊从石經訂正）詁郡國志梁國睢陽有楊梁聚京相璠曰宋地酈道元云今睢陽南東三十里有故楊梁今曰楊亭也俗名之曰緣城非北去梁國八十里杜同此　按呂覽行論篇宋殺文無畏于楊梁之堤卽此以報晉之取鄭也　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　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　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甯禮也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夏郤氏亂分爲三師救郤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綵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詁周書大聚篇十夫爲什以年爲長卽什吏也率其卒乘官

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汰字从石經改定）（詁）校

楊倞荀子注汰侈也李賢注後漢書亦同忕汰古字通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甯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尙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詁）廣雅農勉也書洪範云農用八政管子大匡篇耕者下力不農有罪無赦桉並與此義同宋本作展力石經初刻亦作展皆後人臆改不足據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楚子疾

告大夫曰不穀不德（詁）河上公老子注又云不穀喻不能如車轂爲衆轂所濟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宏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惟是春秋宅之事（詁）說文宅葬之厚夕春秋傳曰宅從先君于地下又夕字下云宅也晉語宅厚也（社本此）惠棟曰孔宙碑作宅夕說文無夕字明不从穴也今按正義云云古字作屯夕後加穴以宅夕爲墓穴是也後漢書張奐傳云幸有前宅朝殯夕下更是一證又說文穴部夕字即在宅字之下而惠

云無空字何邪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爲不弔〔詁〕賈逵曰問凶曰弔（史記集解）按杜注似迂曲賈義爲長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也　鄭伯有大宰石臭猶在楚石臭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詁〕國語引大誓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禮記曰卜筮不相襲注云襲因也惠棟曰襲與習通周禮大司徒屬胥各掌其所治之政襲其不正者康成曰故書襲爲習是習爲古文襲左氏从古文故以習爲襲也哀十五年傳云卜不襲吉注云襲重也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又鄭注士喪禮云古文楣爲襲是襲與習通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釋文本或作何）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詁〕服虔云愈猶病愈（本疏）楚人歸之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詁〕徐邈曰務莫侯反（釋文禮本疏）

說云務與牟古音同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詁周語堯遭洪水使禹治之共之從孫四岳佐之至賜姓曰姜賈逵云共共工也從孫同姓未嗣之孫四嶽官名大嶽也主四嶽之祭焉姜炎帝之姓其後變易至于四嶽帝復賜之祖姓以紹炎帝之後本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詁漢書地理志敦煌郡敦煌杜林以爲古瓜州地生美瓜水經注引杜林云敦煌古瓜州也此杜本乃祖吾離被苫蓋詁說文蓋苫也苫蓋也校爾雅蓋謂之苫說文本此杜注蓋苫之別名亦用爾雅及說文義蒙荆棘詁方言蒙覆也杜注略同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詁說文典多也小爾雅腆厚也杜本此與女剖分而食之詁說文剖判也廣雅剖半也杜注略同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泄文選注引作漏則職女之由詁朝之事詁小爾雅詁從舊本改正朝明旦也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鐲其大德詁爾雅鐲明也杜本此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詁廣雅裔遠也王逸楚辭章句胄後也杜本此毋是翦弃詁高誘呂覽注翦除詩鄭箋翦割截也下同賜我南鄙之田狐貍所居豺狼所嗥詁說文嗥咆也廣雅獟鴞也梟嗥獟古字通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貍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詁廣雅亢當也高誘淮南王書注伉當也亢伉字同杜本此秦

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詁〕詩毛傳角而束之曰掎廣雅曰掎掎也與晉踣之〔詁〕說文踣僵也春秋傳曰晉人踣之杜本此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遠〔詁〕爾雅遠遠也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貿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瞢焉〔詁〕說文瞢目不明也从苜从旬旬目搖也按杜注瞢悶也或以音同借作悶字今攷廣雅小爾雅韋昭國語注皆云瞢懜也此傳瞢字亦當訓懜爲是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釋文愷作凱於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吳

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詁〕服虔云宣公曹伯廬也以魯成公十三年會諸侯伐秦卒于師史記集解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詁〕服虔云曹君公子負芻也負芻在國聞宣公卒殺太子而自立故曰不義之也同上將立子臧〔詁〕服虔云子臧負芻庶兄同上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詁〕王肅云義宜也嫡子嗣國得禮之宜同上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詁〕地理志安定郡涇陽开頭山在西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杜本此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

詁服虔云中膝以上爲厲詩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苞人先濟疏
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詁服虔云不得成戰陳之事本疏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惟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文選注引無其字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文選注引作猶可以免其身禍在盈也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文選注怨作惡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詁服虔云旰晏也同上杜取此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

之言史記作不釋詁服虔云從公于囿同上杜取此二子怒孫文子如戚詁服虔云孫文子邑也同上杜取此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誨為之詁賈逵云樂人史記集解杜取此初公有嬖妾使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孫氏遽伯玉家語作璩淮南王書同詁賈逵云伯玉衛大夫同上高誘呂覽注伯玉衛大夫蘧莊子無咎之子瑗諡曰成子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匕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齊公如鄄使子行子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詁水經注引作柯澤按莊十三年公會齊侯于柯杜注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柯邑猶祝柯今為祝阿元和郡縣志東阿呑秋時齊之柯地是也杜注同鄄人執之詁服虔云執追公徒者公如鄄故鄄人為公執之疏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釋文或一讀射而禮乎射而朠而還詁說文朠輓下曲者服虔云朠車輓也詩疏杜取此頸者釋文及春秋疏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

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保師而蔑之石經保師磨改作師保誤今从初刻一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詁釋文厚本或作郈世本曰魯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爲厚氏魯語曾文公欲弛郈敬子之宅章昭注郈敬子魯大夫郈惠伯之後元孫敬伯同也昭二十五年傳云季郈之雞鬬徐廣史記注曰一本作厚惠棟曰呂氏春秋有郈成子與右宰穀同時以傳考之卽厚成叔也世本作厚內傳作郈禮記又作后左傳或作厚或作郈字異而實同高誘曰郈氏惠伯華之後以字爲氏因爲郈氏郈成子郈敬子國之子郈青孫也古今人表有厚昭伯師古曰卽郈昭也按世本作惠伯革鄭氏禮記注作華高誘又作華未詳孰是弔子衛詁賈逵云問凶曰弔下有君不弔同史記集解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文選注引作境詁廣雅越遠也杜本此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詁趙岐孟子章句敏達也杜本此君不赦宥臣亦不卽職增注發泄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卽刑而悼弃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郠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郠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褎諸本作袖从釋文改正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詁校史記衛世家曰孫文子

甯惠子共六立定公弟秋爲衞君是爲殤公徐廣云班氏曰獻公弟炱又云
衞殤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公與甯喜而復入衞獻公與左
傳異索隱曰左傳作剽古今人表作炱蓋音相亂字改易耳
今攷秋字蓋卽炱字之誤高誘呂覽注又引作票票剽炱皆
音同字也又校呂覽似順論愼小篇引此又作立公子黯攷
黯乃悼公之名呂覽誤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衞
侯在郟臧紇如齊唁衞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衞侯其
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釋文唁徐作殄音唁子展
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衞君必入夫
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師歸自伐秦晉侯舍
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詁高誘呂覽注成國千乘

之國也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卿生盈而
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竢衰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
舍之　師曠侍於晉侯詁王逸楚辭章句曰師曠聖人字子
野生無目而善聽晉侯曰衞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
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
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釋文仰本亦作卬敬之如神
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
之主匱神乏祀詁劉向新序及說苑皆引作困民之性乏神
之祀校今刊本主字疑生字之譌生性古字同周禮辨五土
之物生杜子春讀爲性是也乏祀釋文本或作之祀百姓絕
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

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詁爾雅匡正也杜本此〉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文選注引釋文本或作縱無其字〉以從其淫而弃天地之性〈新序引此性下有乎字〉必不然矣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詁漢書地理志臨淮郡堂邑都國志春秋時曰堂棃昭二十年棠君尚之棠棠堂古字通〉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皋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詩疏引此作佐我先王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詁〉孫毓云舊本及賈氏皆作壞本疏說文壞敗也釋文服本作懷解曰懷柔也繄蒙也賴恃也王室之不壞柔諸侯恃蒙齊桓之匡正也本疏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

衞也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詁廣雅析羽爲旌杜本此而弗歸
齊人始貳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
詁宮覽高義篇子囊伏劒而死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
其名將死不忘衞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
于周萬民所望忠也詁服虔云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詩疏
鄭元禮記注曰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惠棟曰西漢毛詩
不列于學宮故服氏謂之逸詩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六十一終

長沙王先愼善化劉鉅校

春秋左傳詁十三　南菁書院

陽湖洪亮吉稚存著

傳襄公二

十五年　明刊本作十有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
誤今从宋本削有字
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
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閒詁方言閒非也郭本此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
也　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蒍爲子馮爲大司馬
公子橐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公子追
舒爲箴尹屈蕩爲連尹詁服虔云連尹射官言射相連屬也
本
疏養由基爲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

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覩心詁說文覩欲也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衞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三月滄化本作一月誤公孫黑爲質焉司馬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朦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　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詁

世本晉悼公子舒鮑無終遂不克會　鄭公孫夏如晉葬悼公子蟜送葬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高誘淮南王書注引作若子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詁孔安國書傳攻治也杜本此富而後使復其所詁服虔云富貴玉得富周禮疏杜取此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

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爲傅張君臣爲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史記作欒逞年表亦同　士鞅爲公族大夫虞丘書爲乘馬御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

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詁〉爾雅類善也呂覽重言篇引高宗之言余惟恐言之不類也荀子儒效篇其言有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詁〉爾雅庭直也按此與隱十年傳同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楊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詁〉水經注云京相璠曰

昆陽縣北有蒲城蒲城北有湛阪者是應劭曰湛水出犨縣北魚齒山西北東南流歷魚齒山下為湛浦今水北悉枕翼山阜于父城東南湛水之北山有長阪蓋即湛水以名阪故有湛阪之名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詁〉戰國策楚不守方城之外高誘曰方城楚塞也外北也復伐許而還　秋齊侯圍郚孟孺子速徼之〈釋文速本又作邀同〉〈詁〉廣雅邀遮也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閒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按詩作祈父祈圻古字通〉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

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詁爾雅鳩聚也按杜注鳩集也義亦同

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卑宋也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詁說文詬謼詬恥也或从句廣雅詬罵也杜本此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詩鄭箋引作其父爲詁詩毛傳及廣雅厲惡也郭象注莊子厲之人夜半生其子云厲惡人也案杜注厲惡鬼今攷此時林父尚在詬之者不過斥其惡耳不應即謂之鬼杜注非也襄二十六年傳注亦同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憩于晉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詁郡國志泰山郡鉅平有陽關杜同此至于旅松聊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脊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喈之詁服虔云弔生曰喈以生見獲故喈之也詩疏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詁服虔云言君義已故來喈之是惠賜也謂已無死不以義望已是不終也本疏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釋文傷本一作蕩音羊而死詁說文抉挑也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宋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詁說文鈹大鋮也一曰劒如刀褒者又云鍛鈹有鐔也案此則鈹蓋劒屬杜無注故采說文補之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皐

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五行志引傳作就其妻曰舉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五行志引作欲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詁服虔云蓋覆蓋之言左師無鷹鸇之志而蓋不義之人故尤之本疏左師爲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詁服虔云策馬捶也自爲短策過華臣之門助御者擊馬而馳惡之甚也同上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詁說文猘狂犬也春秋傳曰猘犬入華臣氏之門案今本作瘈說文瘈小兒瘈瘲病也此非其義當從猘爲是漢書五行志及字林亦皆作猘廣雅猘狂也與說文同呂覽肖時篇鄭子陽之難猘狗潰之義亦同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宋皇國父爲

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侯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譌曰澤門之皙詁惠士奇曰詩大明緜正義引云皐門之皙陸氏釋文云本作皐者誤也棟案古皐澤字相同孫叔敖碑云收九畢之利婁壽以爲澤字但皐爲白下本畢爲四下卒本一字漢碑从四下卒者誤服虔漢書注云皐澤也詩鶴鳴于九皐王仲任薛夫子皆以爲九折之澤諸侯本有皐門何獨宋不然也今案如惠氏所言皐門爲諸侯宮門外名似非人臣所居之地杜注指爲宋東城南門或非無據疑卽孟子所云垤澤之門也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溼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譌者乃止

或問其故子宰曰宋國區區(詁)廣雅區區小也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諸本作縗據鄭注禮記及後漢書注改正)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後漢書注作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

十八年春白狄始來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留字从字書改正)(詁)地理志上黨郡領長子屯留二縣杜本此

釋文純地理志作屯爲曹故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詁)聲類跪跽也文選注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皐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于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詁)說文珏

二玉相合爲珏或从彀杜本此　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焉弃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御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詁)京相璠曰平陰齊地也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水經注杜同此惟酈道元云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云在縣東北非齊侯塹防門卽此也其水引濟故瀆尚存今防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音與光同卽春秋所謂守之廣里者也郡國志濟北盧縣有平陰城有防門北有光里案京相璠亦云防門北有光里杜注殊屬臆說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

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干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閒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京相璠曰巫山在平陰東北水經注杜同此）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眾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那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爾雅般還也郭璞注引左傳曰般馬之聲案班般還古字通）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國語賈注闕地通路曰隧廣雅隊道也隧隊同）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說文脰項也案杜注脰頸也用鄭元何休說義略同）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喪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釋文弛本又作施音同）其右具丙亦舍矢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已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詰郡國志濟北國盧縣有景茲山杜同此）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詰呂覽慎大篇云齊達子帥其決餘卒以軍于秦周高誘注秦周齊城門名也惠士奇曰秦周當是齊地名杜氏以為魯大夫失

之伐雍門之萩詁戰國策孫子謂田忌曰使輕車銳騎衝雍
門高誘注雍門齊西門名也說文萩蕭也案爾雅云蕭萩即
此郾道元引此作荻今攷玉篇音且留切蒿也並引傳文又
七肖切知舊本又有作荻者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
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檎以爲公琴詁說文檎杶也夏書
杶榦桓桓卽此玉篇杶木似樗樗惡木也案檎可爲琴必非
惡木蓋狀似之耳惠士奇曰琴頌與公古字通己亥
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
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
于門中以枚數闔詁說文枚榦也可爲杖案杜注杖馬撾蓋
隨文爲訓爾雅闔謂之扉鄭元禮記注用木曰闔齊侯駕將
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詁說文扣牽馬也廣雅扣持也
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
則失眾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
濰南及沂釋文濰本又作維詁水經濰水出琅邪箕縣維山過都昌
縣東入于海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過下邳縣西南入于泗
杜本此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
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揚从石經宋本改告子庚曰
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卽位於今五
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忌先君之業矣大夫圖
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
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

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于汾
話郡國志潁川郡襄城縣有汾丘城杜同此於是子驕伯有子
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
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話水
經注潁水又逕上棘城西遂涉潁次于旃然話郡國志河南
郡成皐有旃然水水經注汳受旃然水杜同此蔿子馮公子格
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話郡國志潁川郡陽翟有雍
氏城杜同此右回梅山話郡國志河南郡密有梅山杜同此侵鄭
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
齒之下話郡國志襄城有魚齒山杜同此甚雨及之話惠棟曰
甚古文湛字見詛楚文莊子天下篇云沐甚雨節疾風崔譔

本甚作湛音淫甚雨猶久雨也或曰檀弓云雨甚至甚當讀
如字亦通今案惠說未諦檀弓雨甚至乃一句至謂門人至
也以三字連讀疎矣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
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話服虔云北風夾鍾無射
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周禮疏又云卯酉以北律呂為北風
以南為南風本疏南風不競多死聲話服虔云南風律氣不至
故死聲多同上又云吹律而言歌風者出聲曰歌以律是候氣
之管氣則風也故言歌風禮記疏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
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
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話

賈服並言鄭魯以漷水爲竟漷水移入邾界魯隨而有之刺晉偏而魯貪本疏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瘴疽生瘍於頭〈詁〉說文瘴勞病也疽癰也癰腫也瘍頭創也服虔通俗文頭創曰瘍眾經音義五篇疽黃病也多但切左氏傳曰荀偃疽疽生瘍于頭疽疽惡創也案惠氏曰玉篇引作疽是誤以上一字爲下一字矣今攷玉篇本明云疽亦作癰惠氏讀書可云疎忽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盟而撫之論衡盟作洗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賦六月釋文輯本又作集文選注引此卽作集睦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詁〉賈逵周語注云律爲六律六呂以均鐘大小清濁也正義云此鐘聲應林鐘故以林鐘爲名本疏字林云銘題勒也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

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
以怒之亾之道也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聲
姬詁服虔云兄子曰姪懿姬所從也顏聲皆其母姓聲懿謚
也傳家從後言之故舉謚也御覽杜取此　生光以爲大子諸子仲
子戎子詁服虔云二子宋女同上秦史記又作仲姬戎姬則又
似姬姓女矣傳遞說諸子爲內官則此仲子戎子疑亦如漢
內官之七子八子也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詁服虔云
公子牙也戎子子牙養也同上惠棟云養謂養母戎子請以爲
大子許之詁服虔云齊侯許之同上杜取此　仲子曰不可廢常不
祥詁服虔云立長爲祥立而廢之爲不祥也同上閒諸侯難詁
服虔云閒犯爲光已列于諸侯難成同上杜取此　光之立也列於

諸侯矣詁服虔云謂光數從諸侯征伐會盟同上及史記集解杜取此今
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詁服虔云專獨也光比於諸侯列
於盟不可黜也御覽杜取此　而以難犯不祥也詁服虔云以難成
之事犯不善同上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詁賈
逵云徙之東垂也史記集解服虔云東徙之東鄙也御覽杜取此　使高
厚傅牙以爲大子鳳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詁服
虔云微隱匿也同上疾病而立之詁服虔云疾困也而立爲太
子同上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詁服虔云婦人從
人者也故不爲制刑及犯惡從男子之刑也本疏案劉難服云
犯淫則男子割勢婦人閉宮豈得從男子乎今放割勢閉宮
皆係宮刑因人制宜耳劉難服非是如婦人從夫服重有髽坐

箭笄之類豈得以不同夫服遂謂之非從服乎雖有刑不在
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
之巳史記作句竇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詁京相璠曰高
唐本平原縣也水經注晉士匄侵齊及穀閒喪而還禮也
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于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
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
也詁簋膏肓云卿以上所乘車皆曰大路詩曰彼路斯何君
子之車此大夫之車稱路也王制卿爲大夫詩疏秋八月齊
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
也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
之師子孔當罪案當作去聲讀詁鄭元云當謂值其罪音丁浪反以

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
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
也士子孔圭嫣之子也圭嫣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二子孔
亦相親也二諸本誤作士从唐石經宋本改正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
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
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爲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
子產爲卿　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
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詁賈逵云
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志于戰死故不順齊
侯之揖而還登城本疏杜此服虔引彭仲博云齊欲誅衛呼而
下與之言因可取之無爲揖之復令登城仲博以爲齊侯號

衛衛懿而下云問守備焉問衛之守高唐者衛無恩訓故令守者以無備告齊侯善其言故揖之乃命士卒登城服虔謂此說近之案說文及春秋正義彭注字仲博說先師奇說及舊注聞師將傅食高唐人殖綽工偻會夜縋納師詁〈說文縋以繩有所縣也春秋傳曰夜縋納師醢衛于軍 城西郭懼齊也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肹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衛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蹶其本詁〈服虔云孔成子衛卿孔烝鉏史記集解世本衛孔莊叔達生得閻叔穀穀生成叔烝鉏禮記疏〉必不有其宗

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夏

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 陳慶虎慶寅詁〈潛夫論慶氏嫣姓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弃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 齊子初聘於齊禮也 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

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高誘呂覽注引作名載諸侯之策　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詁案本疏引劉炫規過云古人謂姑爲姑姊妹此姑姊是襄公父之姊今攷成公在位十八年襄公嗣立又二十一年若指成公之姊則年已近五十安得始嫁此公姑姊者蓋襄公之從姑或再從姑觀下傳臧孫紇不得如炫說也漢時以宗室女嫁單于亦名爲己女並號公主卽此類杜氏以爲蓋寡者二人亦屬曲說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詁鄭元服虔皆以盍爲何不也本疏說文詰問也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焉其小者衣裳劒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

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詁諸儒以爲邾莒無命卿本疏以地來雖賤必書詁劉賈又云春秋之序三命以上乃書于經潁氏以爲再命稱人同上重地也　齊侯使慶佐爲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遷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詁說文褥袍衣也以絮曰褥以縕曰袍春秋傳曰盛夏重褥紫爾雅袍褥也郭璞注引春秋傳曰重褥衣裘褥作縟

古文省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爲令尹　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囚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亾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慫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廣韻引作邴預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詁賈逵云十子皆欒盈之黨知范氏將害欒氏故先爲之

作難討范氏不克而死（本疏囚伯華叔向外傳作叔魚同禮記又作叔譽）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囚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詁正義曰此小雅采菽之篇案彼詩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與此不同者蓋師讀有異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弃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詁禮記緇衣詩引作有梏德行梏音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弃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謀（釋文謀如字書作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王符引作祚王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論衡言毒篇引此不使下有視寢二字唐石經亦同）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詁論衡曰妖氣生美好古美好之人多邪惡火有光耀亦有容貌龍蛇東方木舍火精故美色貌麗膽附于肝故生勇力火氣猛故多勇木剛強故多力

也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論衡引作弊案當作敝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奔楚過於周周西鄙剋之唐石經欒盈下有奔楚二字今从增入又一本云欒盈出奔楚過于周周西鄙人掠之詁服虔通俗文遮取謂之抄掠案聲類掠作剋說文無掠字當以剋爲正下同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詁案杜注云范宣子爲王所命故曰守臣惠士奇駁之曰守臣指晉君書句同爲上卿今書稱陪臣句稱守臣有是禮乎范氏矯君命逐盈故盈以爲得罪於晉君今案盈自稱其祖故謙言陪臣且書已久此時晉國守官之臣實係士匄故以例稱之僖十二年管仲于周辭上卿之禮云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是大國上卿稱守臣之例襄十八年傳荀偃自稱官臣亦同注官臣守官之臣也惠說非是無所伏竄詁廣雅伏竄藏也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靡不能保任其父之勞詁說文廣雅並云任保也大君若不弃書之力以臣猶有所逃若弃書之力而思靡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惟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剋欒氏者歸所取焉使侯出諸轘轅詁鄭元周禮注引作侯人案周禮侯人職曰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郡國志河南郡緱氏有轘轅關杜同此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會于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

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忘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氫也　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爲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釋文枚本又作版　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詁服虔云武仲非卿故不書本疏案正義襲服云前年武仲爲司寇後年出奔書于經不得云非卿今攷魯司寇非卿史記孔子世家嘗爲大司寇不列于卿蓋魯卽同大國之例三卿此時季孫斯叔孫豹仲孫遬並爲卿故服云然疑後年仲孫速卒後統始代爲卿又不久卽出奔故得列於經也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詁膏肓說左氏傳者曰春秋之志非聖人孰能修之言夫子聖人乃能修之御叔謂臧武仲爲聖人是非獨孔子箴膏肓武仲者述聖之道魯人稱之曰聖今使如晉過御叔御叔不說學見武仲而雨行倣之曰焉用聖人爲左氏傳載之者非御叔不說學不謂武仲聖與孔子同周禮注　案聖有數等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鄭元云聖通而先識也武仲多知時人以聖稱之當亦類此下此則

呂覽所載盜跖自言盜有五德妄意室中之臧聖也此聖字蓋亦以智數多能料事而稱之耳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

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卽位卽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釋文池徐本作沱）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於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酎（詁）說文酎三重醇酒也杜亦同與執羳焉（詁）釋文燔又作膰惠棟曰僖廿四年傳及成十三年傳皆作膰說文曰羳宗廟火熟肉从炙番聲春秋傳曰天子有事羳焉以饋同姓諸侯此傳膰字當作羳轉寫之誤今案羳作燔由隸省非誤也蓋省火存肉則爲膰省肉存火則爲燔也閻二年間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詁）爾雅荐再也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詁）服虔云實謂譴讓也

本疏其無乃不堪任命而剪爲仇讐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秋欒盈自楚適齊詁史記晉世家曰晉欒逞有罪奔齊田敬仲世家曰晉之大夫欒逞作亂于晉來奔齊索隱曰逞音盈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　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詁說文春秋傳曰鄭公孫段字子石案今本作段然字子石則當以段字爲是徐鉉本作碬云乎加切今攷玉篇作碬都亂切碻石也則徐本从段誤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殺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

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愼詩作謹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冬會于沙隨復鄫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弃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泄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於朝轅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弃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弃疾請尸詁周禮掌戮曰凡殺人者肆之三日王許之既葬

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弃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絞而死復使遽子馮爲令尹公子齮爲司馬屈建爲莫敖有寵於遽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于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十二月鄭游販將如晉詁說文春秋傳曰鄭游販字子明案說文販多白眼也則子明蓋以疾名如黑肱黑背之類是也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太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亾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

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爲鄰國闕詁服虔云鄰國尚爲之闕樂況甥舅之國乎禮記疏

陳侯如楚公子黃恕二慶于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

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版隊而殺人諸本作板今从僖三十年傳文改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詁服虔云傳發此言爲不書慶氏以陳叛爲楚所圍稱國以殺不成惡人肆其志也本疏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

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詁〕賈逵云欒盈之邑（史記集解杜取此）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鴆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酋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于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詁〕服虔云下軍輿帥七人本疏欒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諸本作懈从釋文石經改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衰（諸本作縗亦从釋文改正）經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劒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宮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詁〕廣韻斐姓左傳晉有斐豹是斐本又作斐也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

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劒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詁服虔云魴盈之子案世族譜以魴爲欒氏族杜本此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申驅成秩御莒恆申鮮虞之傅摯爲右釋文或作申鮮虞之子傳摯定本無之　曹開御戎晏父戎爲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爲右啟詁賈逵以爲左翼曰啟本疏此下同牢成釋文一本作竿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爲右胠詁賈逵以爲右翼曰胠同上司馬彪莊子注從旁開曰胠商子車御侯朝桓

跳爲右大殿詁服虔引司馬法謀帥篇曰大前驅啟乘車大晨倅車屬焉大晨大殿也本疏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或以謂四字于上下文義似贅疑是杜注誤入正文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詁賈逵云晉邑史記集解爲一隊入孟門登大行詁賈逵云孟門大行皆晉山隘同上地理志河內郡野王大行山在

西北杜本此高誘淮南王書注孟門大行之限也穆天子傳北登孟門九河之隥張武軍於滎庭釋文庭本又作廷詁服虔云張設旗鼓也本疏戍鄀邵詁案鄀邵晉之一邑省文則止稱爲邵也詳見文六年下太平寰宇記後魏獻文帝皇興四年置邵郡于垣縣陽壺舊城大統二年又置邵州皆取邵邑爲名封少水詁京相璠曰少水晉地又云少水今沁水也水經注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詁服虔云東陽爲魯邑本疏以追之穫晏犨詁釋文云犨徐邈音來惠棟云外傳作萊古字通徐音是也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詁賈氏以爲善次釋例又云禮者言其先救後次爲得禮也本疏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詁世本魯季悼子紇生穆伯穆伯生文伯歜文伯歜生成伯成伯生頃頃爲公父氏姓纂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尊絜之釋文云樽本或作尊又作鐏詁惠棟曰曹憲文字指歸云檢字無此从木者說文曰酋寸酒官法度也今之尊卑從此得名故尊亦爲君父之稱今案左傳惟昭九年公使尊尊字不加偏旁五經文字亦云收尊字今从改正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詁賈逵云馬正家司馬御覽杜取此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詁賈逵云魯大夫閔馬父

同上杜取此子無然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讐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惟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

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高誘呂覽注引作疹下同孟孫之惡我藥石也〈詁〉服虔云石砭石也南史王僧孺傳案說文砭以石刺病也戰國策曰扁鵲怒而投其石高誘注石砭所以砭彈人癰腫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詁〉服虔云夫謂孟孫也本疏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亾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詁〉樂記曰武王未及下車封帝堯之後于祝鄭元注祝或爲鑄高誘曰鑄讀作祝案祝鑄古音通故或作鑄或作祝水經注曰汶水又西逕蛇丘縣

故縣治鑄鄉故城左傳臧宣叔娶于鑄是也郡國志濟北郡蛇丘有鑄鄉杜注亦同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詁〉服虔云東門遂襄仲也居東門故稱東門遂史記集解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之乃盟臧氏曰毋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古今人表作華州說苑作華舟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弃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

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詁
服虔以下從上讀言敝廬在下本疏妄不得與郊弔詁惠士奇
曰士喪君視殮則郊弔非士禮也杜注正義並失之齊侯弔
諸其室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釋文以齊侯絕句一讀以
案一讀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
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甯將
事之非鼠如何諸本誤作何如今改正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
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
詁服虔云不順謂阿季氏廢長立少也不恕謂惡孟氏立庶本
也疏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

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
氏詁水經注汾水下引故漢上谷長史侯相碑云侯氏出自
倉頡之後踰歷殷周晉卿士蔿斯其胄也食采華陽今蒲坂
北亭卽是城也據此則劉累又爲倉頡之後在夏爲御龍氏
在商爲豕韋氏詁賈逵云大彭豕韋爲商伯其後世失道殷
德復興而滅之本疏郡國志東郡白馬有韋鄉杜同此在周爲唐
杜氏詁賈逵云宣王殺杜伯其子逃而奔晉又云子輿士蔿
字武子士會也本疏賈逵國語注又云武王封堯後爲唐杜二
國同上杜取此漢書地理志京兆尹杜陵故杜伯國杜本此晉主夏
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
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旣沒其言立釋文俗本皆作其言立于世檢元熙

以前本則無于世二字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話服以伏義
神農當之言如此之類乃是立德本疏其次有立功話服以禹
稷當之言如此之類乃是立功同上杜取此其次有立言話服以
史佚周任臧文仲當之言如此之類乃是立言同上杜取此雖久
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話說文鬃門內
祭先祖所以傍徨鬃或从方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
不可謂不朽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
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
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
之患話通俗文財帛曰賄眾經音義案上言諸侯之幣重則賄字
指財帛爲是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

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
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
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曰樂旨君子
諸本旨作只今从宋本改正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
毋甯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話說文浚抒
也倉頡篇抒取出也詩釋文引杜本此案晉語浚民之膏澤以實之
韋昭注浚煎也此浚字亦可訓煎象有齒以焚其身話服虔
云焚讀曰僨僨僵也爲生齒牙僵仆其身本疏案杜訓斃失之
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淩虐

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釋文一本作是以請請罪焉請並七井反徐上請字音精敢不稽首　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啟彊如齊聘〈詁〉匡謬正俗曰案賈誼新書云昔者衛侯朝于周周行人問其名曰衛辟彊周行人還之曰啟彊辟彊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楚有薳啟彊亦其例也案古今人表作薳啟彊則此字當从居良反爲允古本彊疆二字同文陸氏恐牽混故輒加音切後人不知妄爲區別遂失古意如昭元年叔弓帥師疆鄆舊本釋文作彊居良反偏旁不加土此一證也又漢書文帝紀注師古曰辟彊言辟禦强梁者一曰辟讀曰闢彊讀曰疆辟疆言辟土地也詩鵲之彊彊亦音居良反且請期齊社蒐軍實〈詁〉注云蒐數軍實兵甲器械周禮疏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　秋齊侯間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啟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詁〉郡國志東萊郡黔陬有介亭杜同此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詁〉說文趯動也春秋傳有輔趯案今本作躒釋文昭五年作輔櫟云本又作躒同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詁〉水經注溱水又東南逕宛亭西鄭大夫宛射犬之故邑也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眾寡其上一也太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詁〉釋文婁本又作樓話〈詁〉說文附婁小土山也春秋傳曰附

婁無松柏案部附古字通應劭風俗通義李善魏都賦注引並作培塿六書正譌云俗作培塿非也服虔云喻小國無賢才知勇之人而與大國等也本疏二字在幄〔詁〕小爾雅覆帳謂之幄杜本此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居轉而鼓琴〔詁〕案說文尸部居字注云蹲也从尸古者居从古踞字注云俗居从足今定作居傅氏遜云轉字从車與衣褽何異此必軫字之譌顧炎武補正采取傅說惠棟云案文選注引許慎淮南子注云軫轉也或是古軫字有作轉耳方言曰軫謂之枕郭璞云車後橫木郤學士晉涵云軫謂車前後兩端橫木踞之可以鼓琴杜以爲衣褽未詳所出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胄於橐而胄

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居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詁〕說文曩不久也廣雅曩鄉也與爾雅同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

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啟彊帥師送陳無宇　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

楚子師于巢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齊人城郚〔詁〕地理志河南郡河南故郚郚地水經穀水出宏農黽池縣穀陽谷東過河南縣北

入于洛潁容春秋條例言西城梁門枯水處世謂之死穀是也水經注案因穀洛關毀王宮故城郛是以詳及穀水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亾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亾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釋文綽徐本作早詁案漢成陽令唐扶頌云朝有公卓家有參騫家文惠云公卓即孟公綽也知古本作卓

論語憲問篇釋文云公綽古文作公卓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齊棠公之妻詁賈逵云棠公齊棠邑大夫史記集解杜取此案襄六年齊人滅棠故棠遂爲齊邑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釋文取本或作娶　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詁姓纂東郭齊公族桓公之後也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三三之大過三三史皆曰詁服虔云皆二卦本疏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取也諸本從釋作娶今石經作棗下同宋本亦棗石經作棗下同宋本亦作棗今定从棗字作蓼誤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

歸也崔子曰蓼也何害話說文蓼無夫也釋文蓼本又作釐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話服虔云凡淫曰通詩疏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話服虔云伺公間隙史記集解杜取此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話史記作擁杜服虔云公以爲姜氏不知已在外故歌以命之也一曰公自知見欺恐不得出故歌以自悔同上杜取前一說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

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話服虔云言不能親聽公命同上杜取此近於公宮話服虔云崔杼之宮近公宮淫者或詐稱公同上杜取此陪臣干扈釋文服本作詆子須反謀也今傳本或作訑猶依扈音有淫者話史記作陪臣干趣惠棟曰案左傳扈字亦有作趣者史記本作干趣徐廣云一云古皆後人改爲爭趣非也二字从取聲說文扈夜戒有所擊也从手取聲服虔云干扞也扈謀也言受崔子命扞禦謀淫之人也本疏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話韓非子奸劫篇公踰于北牆又云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鮮虞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

與之皆死崔氏殺醜蔑于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詰賈逵云聞難而來史記集解杜取此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詰服虔云謂以公義爲社稷死亡也如是者臣亦隨之死亡同上杜注取上句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詰服虔云言君以己之私欲取死亡之禍則私近之臣所當任也同上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詰服虔云置之所以得人心同上盧溝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釋文本或者下有有如此盟四字後人妄加也仰天歎曰詰案高誘呂覽注晏子下復有晏子二字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詰新序曰南史氏是其族也服虔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禮記疏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詰世本閭丘產生嬰嬰生歐歐生莖莖生施姓纂廣雅縛束也案昭二十六年縛一如此義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

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罪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詁廣雅賑如也高誘戰國策注曰如當也案此蓋言一當一耳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石經本有中字覆校刊去案上注云弇中狹道自當有中字哀十四年失道于弇中即此地也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眾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詁案杜注側痞埋之今攷側字無此義訓鄭司農考工記注側當爲仄此傳義亦當同蓋謂不以正葬莊公也後漢書注亦云側謂凡爲不正也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嬖詁說文嬖棺羽飾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下垂釋名齊人謂扇爲嬖案說文用禮器文杜注節取此惠棟曰周禮縫人云衣嬖柳之材注云故書嬖柳作接櫜鄭司農接讀曰踥櫜讀爲柳皆棺飾櫜棺弓云周人墻置嬖春秋傳曰四踥不蹕先鄭引櫜弓作嬖引左傳作踥明古文春秋傳本作踥杜氏改爲嬖失之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詁服虔云下車追車也本疏又云上公饔餼九牢遣車九乘禮記疏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詁董遇曰五吏謂一正有五吏爲三十帥之長本疏俗本三十帥爲三十師非是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初

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詁說文堙塞也刊刻也案今本作堙誤說文刪字亦訓刻是刊有刪除之義服虔云堙塞刊削也詩疏義亦同杜取服說家語堙又作陻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詁爾雅邑載也疏引謝氏曰邑字又作擁案擁社蓋載社主使其眾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詁說文祓除惡祭也服虔以爲祝與司徒

等皆是陳人各致其所主于子產本疏案杜注誤當從服說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水經注引作同盟重丘伐齊故也　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詁詩毛傳弭止也杜本此　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詁服以令尹爲屈建本疏杜取此　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楚薳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屈蕩爲莫敖舒鳩人卒叛楚諸本楚字皆訛在下句非是今改正　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詁案杜注云離城舒鳩城殊無所據今考鍾離在吳楚之間漢鍾離縣春秋時爲鍾離子國當卽此也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諸本作疆今從宋本改正　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

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詁案墊隘與成十六年傳同義隘說文亦作陋故下云隘乃禽也杜注云墊隘慮水雨非是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衞獻公入于夷儀　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案此則閼遏同音故或作遏也爲周陶正詁王應麟曰有虞氏上陶舜陶河濱器不苦窳故周陶正猶以虞閼父爲之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妃胡公釋文妃音配本亦作配案諸本皆誤作配非而封諸陳以備三恪詁說文窓敬也从心客聲春秋傳曰以陳備三窓徐鉉等曰今俗作恪案魏封孔羨碑又作愙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皆我之自立諸本于作於從石經改正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眾以馮陵我敝邑諸本作憑從釋文改正不可億逞詁字林逞盡也杜同此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大姬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詁惠棟曰手古首字士喪禮曰載魚左首進髺注云古文首爲手成二年

曹公子首公羊作手是也今案家語作援首于我攷儀禮大
射儀後首內弦挎越鄭注云古文後首爲後手皆古文首手
通之證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
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詁說文垠地垠也一曰岸
也垠或从斤案杜注隨文爲訓故云圻方千里同方百里今
攷周禮大司馬九近之籍鄭司農云近當言畿蓋古圻字鄭
康成引此傳圻又作畿是圻近畿本一字故詩祈父尚書酒
誥郎作圻父祈招馬融作圻招亦是其證此云天子之地一
圻郎詩頌所云邦畿千里也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
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
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
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
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猶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
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文選注引作言足以志文足以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
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愼辭哉楚
蒍掩爲司馬古今人表作遠奄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蒍掩書土
田度山林詁賈逵以爲賦稅差品注曰山林之地九夫爲度
九度而當一井也宋本疏二十三鳩藪澤詁賈逵云藪澤之地九夫
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也同上辨京陵詁賈逵云京陵之地九夫
爲辨七辨而當一井也同上表淯鹵詁賈逵云淯鹹也說文鹵
西鹹池也同上又云淯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也本疏

數疆潦詁賈逵云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也同上又以疆爲疆埜境埒之地鄭眾以爲疆界內有水潦者孫毓讀爲疆潦注云沙礫之田也同上規偃豬詁賈逵云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也同上鄭注周禮稻人云偃豬畜流水之陂也町原防詁賈逵云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也同上說文町田踐處曰町防隄也急就篇頃町界畝案杜注本說文及急就篇牧隰皋詁賈逵云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同上說文隰阪下濕也井衍沃詁賈逵云衍沃之地畝百爲夫九夫爲井同上又云下平曰衍有溉曰沃本疏說文沃溉灌也案五經異義左氏說賦法積四十九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長轂萬乘今攷正義載賈侍中說無此五十四字又詩崧高正義引左傳舊說以衍沃之地九夫爲井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兵詁陳樹華云顧炎武以爲石經卒誤作兵此顧氏失攷其說非也顧氏日知錄又云執兵者之稱兵自秦漢始三代以上無之亦誤今攷隱四年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僖廿八年徒兵千注云徒兵步卒杜氏係用服虔舊說襄元年敗鄭徒兵于洧上昭廿年興徒兵以攻崔蒲之盜哀十年吾卜于此起兵皆謂士卒也烏得云始於秦漢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

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薦子之功也以與薦掩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衞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太叔文子聞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詁〕案今周書常訓解作愼微以始而敬終乃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詁〕說文奕从其言竦兩手而執之方言圍棋謂之奕杜本此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郚其五月秦晉爲成晉荀罃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

春秋左傳詁十四　陽湖洪亮吉稚存著

傳襄公三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詁蔡邕獨斷御者進也杜本此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詁孔安國書傳黜退也撫劍從之詁王逸楚詞章句撫持也廣雅同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詁小爾雅集成也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詁詩毛傳御禦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

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衛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姒强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于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詁爾雅淹久也杜本此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

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詁服虔云殺太子角不書舉重者本疏桉子叔即磬公也杜注以爲剽無謚誤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詁服虔云專祿謂以威叛也既叛衛又不臣于晉自謂若小國是爲專祿同上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詁說文頷低頭也春秋傳曰迎于門頷之而已釋文本作頷桉說文頷面黃也此頷當作頷爲是衆經音義稱

說文頷搖其頭也杜注取之然音義所據未知何本疑屬服氏通俗文等義元應誤以爲說文也廣雅頷動也張湛注列子曰頷猶搖頭也皆與杜義同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衞國之言吾子[illegible]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衞人侵戚東鄙孫氏懇於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衞師敗之閏雍鉏獲殖綽復懇於晉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

先八邑詁服虔云四井爲邑　史記集解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　諸本隆誤隆从定本改正漢書韋元成傳引春秋傳卽作降殺詁廣雅辟差也辟降同桉辟降隆字近故誤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衞也夏中行穆子來聘詁淮南王書中行繆伯手搏虎高誘注曰中行繆伯晉臣也力能搏生虎也桉淮南所稱高氏指爲晉臣當卽荀吳召公也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

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宵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詁說文弱橈也杜注弱敗也義亦同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戌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爲令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諸本作秦其不然今从定本改正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詁服虔云六十邑本疏劉炫以服說爲是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

宋不失所也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詁服虔云晉侯自嘉樂愚之甚也同上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釋文本亦無兮字此依詩序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詁

服虔云芮司徒宋大夫御覽杜取此赤而毛詁服虔云其身色赤而生毛也同上棄諸堤下五行志引作棄之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詁服虔云共姬宋伯姬也同上杜取此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詁服虔云視夕也平公共姬子同上杜取此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詁服虔云尤過也意說之視之過久同上姬納諸御詁服虔云納之平公之御同上嬖生佐詁服虔云嬖棄而生佐立爲宋元公同上惡而婉詁說文婉順也春秋傳曰大子痤婉校今傳作佐惡而婉大子痤美而狠此云大子痤婉疑誤也服虔亦云婉順也佐貌惡心順同上杜取此大子痤美而狠詁服虔云大子貌美而心狠狠戾不從教同上杜取此合左師畏而惡之詁服虔云合左師向戌也同上杜取此寺人惠牆伊戾爲大子內師而無寵釋文牆或作嬙音檣詁服虔云寺人宋閽惠伊皆發聲實爲牆戾以公寺人爲大子內師掌內官同上秋楚客聘於晉過宋詁服虔云楚客道過宋同上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詁服虔云夫爲大子伊戾無寵于大子故曰夫不惡女同上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其外莫其內詁服虔云言我內師也當爲內師其內使同上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詁服虔云以書爲之徵驗也書盟書也同上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詁服虔云速疾也欲疾代公得位故與楚客謀弒其父也同上杜取此公使視之則信有焉詁服虔云

有明徵也同上杜取此問諸夫人詁服虔云夫人佐母棄也同上杜取此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詁服虔云固久也久聞大子欲爲亂同上公囚大子大子曰惟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詁服虔云聞太子與佐期日中同上晉而與之語詁說文昕讙語也服亦云晉讙也欲使失期於佐同上杜取此梜服杜皆用說文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大子詁服虔云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平公用伊戾之譖聽夫人左師之言世子無罪而死故稱宋公殺罪之也同上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廣韻引作駣馬云習馬孫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詁正義云夫人氏者氏猶家也惠棟云非也弃本芮司徒女與宋同姓故不云某氏始言君夫人氏後言君之妾弃也公羊傳曰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過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詁鄭司農周禮注班布也杜本此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

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詁〉詩毛傳杞木名說文梓楸也杜注略同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甯僭無濫與其失善甯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書王莽傳〉引作殄頓〈詁〉詩毛傳殄盡也瘁病也杜本此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詁〉說文飫燕食也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詁〈說文〉療治也癘或从疒杜本此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實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詁〉賈服並云均同也鈞均同杜取此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詁〉說文鄐晉邢侯邑从宋本不善是也雍子之父兄諸雍子君與大夫諸本大夫並譌夫人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于靡角之谷諸本皆誤作晉遇楚于靡角之谷今

從宋本改正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邑

水經注濛水出梁國蒙縣北東流經苗亭西亭故周之苗邑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厭諸本作壓今從釋文改正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灶詰朝鄭眾云此范匄所言苗賁皇亦言之故聲子引以爲喻本疏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語賈逵鄭眾皆讀易爲變范易之易賈以行爲道也欒爲將范爲佐二人分中軍別將之欲使欒與范易道令范先誘楚欒以良卒從而擊之鄭謂易行中軍與下軍易卒伍也同上又云中軍之卒良故易之國語注今按楚語說此事云雍子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敗之韋昭注云中下中軍之上下也賈此注蓋本國語立說正義譏之非是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詰小爾雅夷傷也熸滅也字林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外傳作雖子之爲與此異子本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

於此椒舉娶于申公子牟（外傳作湫舉下椒鳴作湫鳴）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乎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詁劉逵吳都賦注昧冒也杜本此）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詁賈鄭先儒皆以釁爲動也王肅云釁爲自矜奮以夸人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佇奮釁以軒翥是釁爲奮動之意也本疏杜取此）喬於禍（詁說文喬愛濟也廣雅喬貪也杜本此）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御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歸（詁京相璠曰氾城周襄王居之故水經注）曰襄城也今置關于其下而後葬許靈公（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曲禮疏引傳文作將歸時事擯者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間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詁地理志東郡齊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廩丘縣（杜本此）襲衛羊角取之（詁京相璠曰衛邑也今東平廩丘縣南有羊角城水經注杜同此）遂襲我高魚（詁京相璠曰高魚魯邑也今廩丘縣東北有故高魚城俗謂之交魚城同上杜取此）服

虔云取魯高魚及反之皆不書蓋諱之本疏有大雨自其竇入介于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詔章昭國語注周密也杜本此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眾出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衞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於木門不鄉衞國而坐釋文鄉本亦作嚮　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

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詁服虔云衰麻已除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是爲稅服服之輕者同上桉稅與祝古字通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惟卿備百邑詁杜注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惠棟桉熊安生禮記義疏云卿備百邑者鄭志以爲邑方二里與百乘別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惟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太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爲卿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詁周禮小祝彌災兵杜子春讀弭如彌兵之彌鄭元云彌讀如敉安也桉弭彌古字通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詁說文蠹木中蟲李巡爾雅注同高誘戰國策注曰蠹害也桉杜注蓋兼取二義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詁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本疏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

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石經本作宋向戌後刊去宋字以文義例之不必有也自宋本以下似皆衍一宋字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王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詁爾雅馹傳也謁告也杜本此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外傳作蕃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詁服虔云伯夙晉大夫其意以爲別有伯夙非荀盈也本疏楚氛甚惡詁說文氛祥氣也王逸楚辭章句云氛惡氣也

桉杜注略同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爲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詁說文殫極盡也弊頓仆也桉單當作殫斃當作弊容古字通杜注單盡也斃踣也義亦略同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

我且吾因宋以守病詁〉陸遜云病字疑當屬下讀顧炎武以爲然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宋本致死下有與宋致死四字今據增入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詁〉賈逵云叔孫義也魯疾之非也服虔云叔孫欲爭魯國不爲人私雖以違命見貶其于尊國之義得之本疏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詁〉廣雅只辭也詩毛傳尸主也杜本此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詁〉服虔云楚君恆以大夫爲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君也楚先歃爲盟主故尊趙孟爲客本疏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視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向矣哉能歆神人詁〉說文歆食氣也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王符引作宜其股肱五君詁〉服虔云文公爲戎右襄靈爲大夫成公爲卿景公爲太傅也本疏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

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泣盟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　文選注引作請皆賦詩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　詰梭詩賁賁作奔奔音義並通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　詰說文第牀簀也服虔云簀謂之第　史記集解杜取此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　詰詩作彼交匪敖梁履繩曰成十四年傳引此文又作彼交匪敖何以互異蓋古文有以彼作匪字用者襄八年傳如匪行邁謀杜注云匪彼也與鄭箋異今梭廣雅亦云匪彼也蓋杜注所本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　詰廣雅稔年也釋文穀一熟爲一年杜本廣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　詰服虔云向戌自以止兵民不戰鬬自矜其功故求免死之賞也本疏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

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
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
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
軌而昭文德也高誘呂覽注引作兵之來久矣聖人以興亂人以廢高誘引作聖人
以治亂人以亡王符引作聖人所以興亂人所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
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詁釋文云蔽服虔云斃踣也一曰罷也王肅董遇謂以誣
人之道掩諸侯也本疏惠棟曰蔽與弊通昭十四年傳云叔魚
蔽罪邢侯周禮大司寇職曰以邦成弊之鄭眾曰斷其
獄訟也是蔽與弊通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
甚也創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

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
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詁顧炎武云見周頌惠棟校
須曰假以溢我說文及廣韻引詩曰誰以謚我與何音相近
伏生尚書維刑之謚哉古文作恤恤慎也故毛傳亦訓溢爲
慎今傳作恤與毛鄭意合古溢謚字通鄭氏訓爲盈溢失之
杜氏訓恤爲憂尤誤說文云誰嘉善也毛傳訓假爲嘉義亦
同向戌之謂乎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詁爾雅寡罕也說
文寡少也桉杜注寡特也特亦罕少之義小爾雅凡無妻無
夫通謂之寡墨子辭過篇云內無拘女外無寡夫又云天下
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
曰棠无咎諸本作無今从石經改正釋文本亦作无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

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詁鄺道元云濛水又東北逕著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崔氏城郎襄二十七年崔成請老于崔氏者也崔子許之偃與无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惟无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呂覽作盧蒲嫳詁賈逵云嫳齊大夫慶封之屬史記集解杜取此盧蒲嫳曰彼君之讐也天或者將弃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无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眾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詁鄭元儀禮注圉養馬者杜本此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

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詁釋名堞取其重疊之義也桉堞其宮當亦此義杜以為短垣轉迂曲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縰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詁呂覽慎行篇崔杼歸無歸因而自絞也崔明夜辟諸大墓詁桉一說辟疑當作避逃之大墓以辟難也或曰開先人之冢以藏杼尸辛已崔明來奔慶封當國　楚薳罷如晉泜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　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

尹詁說文賃庸也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律歷志引作於是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詁說文春秋傳曰歲在元枵虛也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詁服虔云歲爲陽元枵爲陰歲乘陰進至元枵陰不勝陽故溫無冰本疏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元枵虛中也枵耗名也耗字从釋文石經改正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巳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詁按此當以故字爲句衛人立其從子圉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秋八月大雩旱也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曰其過此也君使子展迓勞於東門之外詁說文迓往也杜本此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五行志引傳乃作迺君小國事大國釋文古本無小字正義曰晉宋古本及王肅注皆如此君本作小國按石經亦从本漢書引傳亦有小字定謂爲國君言其爲君之難也今定五行志引作必有子禍　而惰傲以爲已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恆有子禍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故如楚也蔡侯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

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詁爾雅休美也桉杜注望文生義非也此君之憲令詁鄭元禮記注憲法也杜本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詁周禮大馭登受轡犯軾鄭注引春秋傳曰軾涉山川桉此則跋本作軾刻本譌耳鄭元儀禮聘禮注引春秋傳亦曰軾涉山川賈疏引傳並同詩毛傳草行曰跋水行曰涉今姑仍之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惟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三三之頤三三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詁服虔云此行也楚康王卒至昭四年楚靈王合諸侯于申距今八年故曰不幾十年是謂十年不克征也本疏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詁說文休息也杜本此裨寵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弃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詁廣雅旅客也杜本此以害鳥帑周楚惡之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石經作草舍不爲壇葢因下草舍之文妄增今从定本刪去詁服虔本作墠解云除地爲墠王肅本作壇而解云除地坦坦者則讀爲墠也本疏惠士奇

云壇墠二字俱從土而亶單爲聲似古通用外僕言曰昔先
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
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
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
患賞其德刑詁詩毛傳刑法也杜本此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
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
五惡說其罪戾初學記說引作赦詰其不足行其政事初學記行引作講其
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
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
也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詁服虔云舍慶封之子
也生傳其職政與子史記集解杜取此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

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
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
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
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
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詁說文鶩舒鳧也
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涓饋詁文涓灌釜也子雅子尾
怒詁韓非子曰子夏子尾者景公之二弟也夏與雅古字通
高誘呂覽注云子雅惠公之孫公子樂堅之子竈也子尾惠
公之孫公子高祈之子蠆也桉二子蓋景公從父昆弟慶封
告盧蒲嫳盧蒲嫳曰譬言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
晏平仲平仲曰嬰之眾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

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詁爾雅六達謂之莊桉昭十年傳又敗諸莊哀六年戰于莊趙岐孟子注莊嶽齊街里名蓋莊嶽皆齊之通衢莊又以六達得名也杜注亦本爾雅文子曰可愼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柩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詁趙岐

孟子注戕猶殘也杜本此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二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痲嬰爲尸慶嬰爲上獻詁說文嬰頭衰骸嬰態也从女生聲桉此則慶嬰蓋亦以隱疾得名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園人爲優詁韋昭國語注優俳也杜本此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欒高陳鮑之徒詁惠棟曰欒堅高祈之子何得卽云欒高左氏蓋欲文祈以字爲氏故曰欒高今桉惠氏之說非也禮以王父字爲氏子雅子尾係欒堅高祈之子何得卽云欒高左氏蓋欲文法之簡故由後言之桉二十七年傳文是以免於欒高之難文法亦與此同不然卽當

言子雅子尾陳鮑之徒則句法太冗今攷昭三年晏子稱子雅子尾止云二惠不云欒高是其證矣至十年傳始云齊惠欒高氏其時係子旗子良皆欒高之孫是至二子時始稱欒氏高氏可知十年傳晏子之徒曰助欒高而必曰惠欒高者平明此時始稱爲欒高也又從欒高得氏之始推所從來左氏書法簡而且密如此若子雅子尾卽可稱欒高則惠欒高三字又當移至此年不待昭十年傳始見矣惠說既非杜注亦分析不清或又問別有證乎曰有此云欒高陳鮑卽以陳氏證欒高可矣左傳史記陳公子完未奔齊之前卽稱爲陳完田完是也外此則如僖十六年正義引世本華督生世子家家生華孫御事是至御事始氏華而桓二年傳文卽云立華氏也亦先言之襄廿六

年傳叔向稱罕氏三十年傳子皮稱罕駟豐同生亦然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柄擊扉三詁（說文柄棟也椽方曰桷扉戶扇也杜本此）盧蒲癸曰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詁（說文甍屋棟也釋名屋脊曰甍甍蒙也吾友程孝廉瑤田云凡屋通以瓦蒙之曰甍故其字从瓦桉杜注本說文正義引說文又云甍棟梁也是又名爲梁不知正義所據何本疑有誤）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爲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詁（趙岐孟子注嶽里名杜本此）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詁（杜本此）

瘁詁釋文瘁本又作萃倉頡篇云瘁憂也文選注引瘁與悴古字通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詁鄭康成讀汜與妻同逋鄧反穆子弗說諸本皆作不今从石經釋文改定使工爲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詁服虔以句餘爲餘祭杜注以爲夷末按小司馬索隱曰餘祭以襄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末明服說有據杜氏非也郡國志吳郡丹徒劉昭云春秋時朱方杜同此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石經誤作孫叔孫經勘正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詁校後漢書方術折像傳曰不仁而富謂之不幸注引左傳曰善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詁詩毛傳殲盡也此杜本此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崔氏之亂齊莊公子鉏殺崔杼之子成及其黨與莊公子鉏釋文公子鉏本或作故公子鉏在魯者叔孫還在燕買在句瀆之丘詁校廿一年傳有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之文蓋執買即放于句瀆之丘故慶氏亡復召還也買與買字體相近必有一誤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詁說文幅布帛廣也爲之制度使無遷也詁高誘淮南注遷移也杜本此此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

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詁說文黜貶下也嫚侮易也謂之幅利
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
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詁鄭元禮記注
致還也杜本此公以爲忠故有寵釋盧蒲嫳于北竟詁漢書集
注釋放也杜本此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
之武王有亂十人詁孔安國尚書注亂治也杜本此唐石經無
臣字石經論語亦然又昭廿四年傳引大誓亦無臣字惠棟
云後人皆據晉時所出古文大誓以益之非也今按宋本亦
皆同石經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
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
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
在伯有迋勞於黃崖釋文崔本又作涯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
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弃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
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
弃乎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
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詁詩毛傳邇
近也杜本此追暇也飢寒之不恤誰追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
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
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飢寒之不恤
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楚
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

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詁〉鄭元尚書注徵驗也杜本此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禘

〈詁〉說文禘衣死人也春秋傳曰楚使公親禘祓殯而禘則布幣也風俗通引傳作布帛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詁〉說文茢芀也芀葦華也校爾雅葦醜芀鄭元注周禮曰茢苕帚詩毛傳亂爲萑萑苕謂蒹穗也據此數者則茢是萑葦之屬無疑杜注黍穰蓋改字從梨用說文梨黍穰也廣雅亦同雖有所據然究不若從本字之訓爲長正義申杜又不能推明所自但云今世苕帚或用黍穰則今世之帚又有兼用竹者豈可謂桃茢是竹屈古人就我乎正義所說每游談無根不足深論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于北

郭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郟敖卽位王子圍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栢之下其草不殖〈詁〉說文殖脂膏久殖也桉玉篇殖長也生也種也義與說文並通

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外傳作季冶 璽書追而予之諸本予作與今从石經改正〈詁〉鄭司農周禮注璽者印也杜本此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水經注帥作率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詁〉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古人多祇同音本疏惠氏棟曰疏當爲誤字之誤也呂覽先識篇云無由接而言見誤高誘曰誤讀爲誣誣妄之誣下云欺其君何必使余明疏

爲誣欲之而言叛非誣乎杜氏好改古文古義存者少矣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强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詁服虔云言君用中國之道微詩疏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　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曰王事靡盬不皇啟處詁詩毛傳盬不堅固也啟跪也杜本此　東西南北誰敢甯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

吳子餘祭觀舟闔以刀弒之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餘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詁玉藻肄束及帶鄭元注曰肄讀爲肆餘也方言肆柄餘

也秦晉之間曰斬而復生曰肆鄭元曰斬杜本此說文屏蔽也
桉杜注云屏城也城可爲屏蔽義亦通其弃諸姬亦可知也
已諸姬是弃其誰歸之吉也聞之弃同卽異是爲離德詩曰
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詁詩毛傳云旋也
杜本此齊字今从漢志增入石經初刻亦有齊字與宋司徒見知伯
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
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
其力斃五行志作敝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范獻子來聘拜城
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
臣展瑕展王父諸本王作玉今从石經宋本改正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
顏莊叔爲一耦鄫鼓父黨叔爲一耦晉侯使司馬女叔侯

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
也不尙取之詁服虔云不尙尙也尙當取女叔侯殺之本疏公
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詁桉郡國志宏農郡陝有焦城史記
曰武王封神農之後于焦此云姬姓或國滅後復以姬姓續
封也滑霍揚詁地理志河東郡楊應劭曰楊侯國桉揚應作
楊辯見後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
獻以下兼國多矣詁呂覽曰獻公卽位五年兼國十九桉此
言武獻以下則當從武公始今攷竹書紀年周桓王十三年
武公九年晉曲沃滅荀十六年春滅翼惠王十六年獻公亦
滅魏又左傳十九年滅虢又左傳滅虞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卽
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

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膴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甯夫人而焉用老臣詁服虔云毋甯甯也甯自取夫人將焉用老臣乎本疏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詁服虔云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史記集解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詁先儒以爲季札所言觀其詩辭而知本疏始基之矣詁王肅云言始造王基也史記集解杜本此猶未也詁賈逵云未有雅頌之成功同上服注亦同詩疏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衞曰美哉淵乎詁賈逵云淵深也同上杜取此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詁賈逵云康叔遭管叔蔡叔之難武公罹幽王褒氏之憂故曰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同上是其衞風乎爲之歌王詁服虔云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稱王猶春秋之王人也同上及詩疏惠士奇曰王者采風畿內故有王風周官六詩比賦興風雅頌安得謂王者無風後儒以詩亡爲雅亡失之甚矣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詁服虔云平王東遷洛邑同上爲之歌鄭詁賈逵云鄭風東鄭是同上服虔云鄭東鄭古檜國之地詩疏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史記無美哉二字詁服虔云其風細弱已甚攝乎大國之間忘遠慮持久之風故曰民不堪將先亡也同上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

洪乎大風也哉詁服虔云洪洪舒緩深遠有太和之意其詩風刺詞約而義微體疏而不切故曰大風同上按毛傳洪洪深廣皃杜注云宏大非義訓表東海者詁服虔云言爲東海之表式同上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詁服虔云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未可量也同上爲之歌豳詁地理志右扶風栒邑有豳鄉詩豳風公劉所都杜本此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史記作蕩蕩乎詁賈逵云蕩然無憂自樂而不荒淫也史記集解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詁服虔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其孫襄公列爲秦伯有蒹葭蒼蒼之歌終南之詩追錄先人車轄四鐵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詩疏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

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詁賈逵云其志大直而有曲體歸中和史記集解按渢渢漢書集注浮皃又作汎司馬貞引廣雅云羣浮也杜注中庸之聲亦非義訓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詁賈逵云中庸之德難成而易行故曰以德輔此則明主也同上又史記明主作盟主桉古盟字从冏賈侍中說讀與明同惠士奇曰險史記作儉古文易曰動乎儉中又云儉德辟難皆讀爲險險而易行即易之易以知儉也杜注讀爲儉直是不識字惠棟云漢劉修碑云動乎儉中今易作險今桉張載魏都賦注引傳亦作儉惠說是也釋文云依注音儉亦失之當讀如字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史記作遺風不然何憂之遠也史合石經何字下有其字衍非令德之

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地理志無作亡自鄶以下無譏焉詩疏引作自檜以下詁服虔云鄶以下及曹風其國小無所刺譏同上爲之歌小雅詁服虔云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修小政定大亂致太平樂且有儀是爲正小雅詩疏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詁王肅云非不能言畏罪咎也史記集解其周德之衰乎詁高誘淮南注衰小也杜本此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詁服虔以爲此歎變小雅也其意言思上世之明聖而不貳于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而不有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微乎疑其幽厲之政也又云服虔讀爲衰微之衰本疏桉繹服注則先王之遺民當指文武之時正對上周德之衰爲幽厲之時而言杜注太回遠爲之歌大雅詁服虔云陳文王之德

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鳧鷖是謂正大雅曰廣哉熙熙乎詁漢書集注熙熙和樂皃杜略同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詁服虔云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二歲當時雅頌未定而云爲之歌小雅大雅者傳家據已定錄之同上及周禮疏曰至矣哉詁賈逵云言道備至也史記集解直而不倨詁高誘呂覽注倨傲也杜本此曲而不屈邇而不偪史記邇作近遠而不攜遷而不淫詁服虔云遷徙也文王徙豐武王居鎬同上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詁說文底山居也一曰下也廣韻底止也下也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詁

賈逵云象文王之樂武象也箾舞曲也南籥以籥舞也同上又云箾舞曲名言天下樂箾去無道本疏服虔云象文王之樂舞象也箾舞曲名言天下樂箾去無道詩疏桉說文箾以竿擊人也虞舜樂曰箾韶據此則箾本舞器又爲虞舜舞曲名杜注舞所執亦當此意惟正義以爲賈杜各以意言俱無所據又云不知箾是何等器則不攷說文故也又正義韶箾下云箾即簫亦非曰美哉猶有憾諸本憾作憾並从釋文改下同詁賈逵云憾恨也恨不及已以伐紂而至太平也史記集解見舞大武舊詁賈逵云周公所作武王樂同上杜取此顏容釋例周用六代之禮樂故有此頌容釋例周用六代之禮樂故有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魯受四代之禮樂故不舞雲門咸池示有降殺也御覽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史記濩作護詁賈逵云韶濩殷成湯樂大濩也史記集解引傳宏作治詁賈逵云宏大也同上而猶有憊德聖人之難也詁服虔云憊于始伐而無聖佐故曰聖人之難同上見舞大夏者詁賈逵云夏禹之樂同上杜取此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史記作招箾索隱曰招及史記修作脩詁服虔云禹勤其身以治水土也同上見舞韶箾者史記作韶簫二字體變耳詁服虔云有虞氏之樂大韶也同上曰德至矣哉大矣詁服虔云至帝王之道極于韶也盡美盡善也同上如天之無不幬也史記幬作燾詁賈逵云燾覆也同上杜取此桉史記作燾禮記中庸篇無不覆幬鄭注云幬亦覆也或作燾後漢書朱穆傳曰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注云幬亦覆詩周頌正義引作燾燾幬古字通左傳舊本當

作壽故賈注如是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史記請作觀）詁服虔云周用六代之樂堯曰咸池黃帝曰雲門魯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季札知之故曰有他樂吾不敢請同上先儒以爲季札在吳未嘗經見此樂爲歌諸詩其所歎美皆以詩辭之內求所歎之意本疏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詁服虔云入邑與職政于公不與國家之事史記集解）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詁爾雅歇竭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詁說文縞鮮色也紵屬細者爲紵粗者爲紵）孔安國曰縞白繒也鄭元禮記注云白經赤緯曰縞桉杜注吳地貴紵未知何據或亦以意言之

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愼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詁服虔云禮所以經國家利社稷也史記集解）子產歸卽授政於子大叔發（詁桉鄭注檀弓云文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孔疏云桉世本衛獻公生公子當當生文子拔是獻公孫也或作發者以春秋左傳作發故云今攷此時獻公甫卒而發已稱公叔恐與獻公孫名拔者係兩人公子朝（詁桉論語有公孫朝疑卽其人）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詁史記稱過宿孫林父爲擊磬索隱讀宿爲戚服虔云孫林父鼓鐘作樂也史記）

集解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詁墨子經上辯爭彼也杜本此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拄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詁服虔云辯若鬥辯也夫以辯爭不以德居之必加於刑戮也同上賈逵云夫子孫文子也獲罪出獻公以戚叛也同上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詁王肅云言至危也同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詁賈逵云衛君獻公棺在殯未葬同上杜取此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詁服虔云聞義而改也琴瑟不聽況鐘鼓乎同上杜取此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詁服虔云言晉國之祚將集于三家同上杜取此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詁服虔云直不能曲撓以從眾同上必思自免於難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爲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十月庚寅閻巳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鄰董遇注本作儇良敬仲也詁世本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生宣子宣子生厚厚生止又云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生宣子宣子生僖子僖子之孫武子儇桉正義據世本則儇爲敬仲元孫而傳云曾孫必有一誤本疏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緜而寘旃詁郡國志太原郡界休有緜上聚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

有將强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
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詁古今人表作
卑湛師古曰卑音脾湛音諶風俗通曰卑氏鄭大夫卑湛之
後漢有卑躬爲北地太守釋文亦作湛桉裨諶二字皆說文
所收蓋古字通惠棟以爲杜改卑爲裨俗又改湛爲諶云古
文盡以說太過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
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
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
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卽世將焉辟之天禍鄭
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詁爾雅戾止也詩毛傳
戾定也廣雅同杜本不然將亾矣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
爲政如何釋文一本作問王子圍之爲政服虔云王子楚令尹王子圍也王肅本並無圍字詁服虔云王子楚令
尹王子圍也王肅曰王子楚令尹圍也本疏對曰吾儕小人食
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
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
否在此歲也駟氏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
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詁廣雅愎很也杜本
此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
無日矣二月癸未諸本二誤作三今从宋本改正晉悼夫人食輿人之誅
杞者詁高誘呂覽注輿衆也杜本此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

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
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律歷志引作四百四十有五甲子矣其
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釋文一本作使走〔詁〕釋文一曰走使
之人也服虔王肅本作吏云吏不知歷者服虔云吏不知歷
數故走問于卿大夫王肅云吏不知歷也本疏師曠曰魯叔仲
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取孫莊叔於
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
十三年矣〔詁〕熊朋來曰魯襄三十年歲次戊午二月辛酉朔
初四日甲子二十三日癸未日其季于今三之一者言甲子
數至癸未日正得二十日是三分六十甲子之一也季者餘
數也積四百四十四甲子零二十日算得二萬六千六百六
十日除五十三日在本年正二月戊午正月大該三十止有
二萬六千六百零七日逆推得絳縣老人是魯文公十一年
乙丑歲三月生故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注謂夏正月若
以周正則三月也本合云七十四年此時方是二月若夏正
則十二月故除本年不算曰七十三年也史趙曰亥有二首
六身〔詁〕說文亥荄也十月微陽起接盛陰从二二古文上字
一人男一人女也从乙象裹子咳咳之形春秋傳曰亥有二
首六身惠士奇曰史趙以亥字推算其年者蓋以亥乃絳縣
老人之名即孟子之亥唐韓非子云晉平公于唐亥云或
孟子傳寫倒其名氏也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律歷志是作則士文
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

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
不能由吾子詁詩毛傳由用也杜本此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
詁通俗文泥塗謂之涅澼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
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而廢其輿尉
詁服虔云輿尉軍尉主發眾使民本疏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
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詁說文媮薄也廣雅同杜本
此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
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
而後可 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
之不已也 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弒景侯
初王儋季卒其子括詁按下云儋括則係季食采之邑故父

子皆以儋爲氏也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石經期誤作旗爲靈王
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
必殺之不戚而願大視蹙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爲害諸刊
本脫爲字今从石經補入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
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蔿啇逐成愆成奔平時釋文時音止又音市或作
疇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
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或叫于宋大廟詁說
文訆大呼也春秋傳曰或訆于宋大廟杜本此按石經作叫誤
曰譆譆出出詁說文詼可惡之辭一曰詼然春秋傳曰詼詼
出出按今本作譆譆說文痛也杜注譆譆熱也蓋本廣雅古
字詼煖譆並通釋文鄭注周禮引此作謑謑烏鳴于亳社詁

服虔云殷宋之祖也故鳴其社伯姬魯女欲使魯往語伯姬也本疏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詁〕服虔云經不書大非災火及人伯姬坐而待之耳同上宋伯姬卒待姆也〔詁〕說文姆女師也校今本作姆非今改正杜本此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亾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釋文敖本一作傲〔詁〕服本作放云淫放也釋文服虔云言大夫淫放本疏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亾乎不過十年矣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鄭伯有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為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石經作〔詁〕爾雅壑虛也皆自朝布路而罷〔詁〕說文罷歸也既而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尼之志云亂者取之亾者侮之推亾固存國之利也子晳貴且多寵生伯有汰諸刊本作汰今從釋文改正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為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儆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眾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

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慦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詁水經注渠水又東南逕斗城西子產殯伯有尸其臣葬之于是城也按今在陳留縣南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問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石經駟作四訣及酸棗詁郡國志陳留郡酸棗縣杜同此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石經肸作肹非入盟大夫已已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蟜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

詁說文坐字注云草木妄生也从之在土上讀若皇徐鍇曰妄生謂非所宜生傳曰門上生莠从之在土上土上益高非所宜也戶光切據此則生當作坐說文又云禾粟下揚生莠秕釋文稱禾粟之莠生而不成者謂之莠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入也歲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爲任大夫詁郡國志鉅鹿郡任縣杜同此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爲馬師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古今人表無作亾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

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
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爲宋災故
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
孫蠆宋向戌衞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
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愼乎澶淵之
會卿不書不信也夫（釋文一讀以夫爲下句首）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
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
謂也又曰淑愼爾止無載爾僞（按杜注逸詩正義無說今
攷又曰二字是承上而言似皆屬大雅之文梁履繩曰廿一
年傳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杜云詩小雅正義曰此宋叔
之篇彼詩云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與此不同者蓋師讀有異

是可取以爲證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
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
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
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
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
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
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
四國何尤焉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
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
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
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

有服詁高誘呂覽注服法服也君子小人各有制田有封洫
詁高誘呂覽注封界洫溝也杜本此盧井有伍詁廣雅廬合也杜本此大人之忠儉者釋文大人或作大夫非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
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惟君用鮮詁鄭元儀禮注鮮新殺者杜注云野獸非義訓眾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
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
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
而褚之呂覽引作貯之眾經音義引傳亦同詁說文褚卒也一曰製衣柀周禮
屨人注褚藏釋文云本或作貯或作褚是貯褚古字通高誘
呂覽注引此卽作貯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呂覽作賦之孰殺子產
吾其與之詁賈逵國語注云一井爲疇九夫爲一井也高誘
呂覽注與猶助也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
有田疇子產殖之詁高誘呂覽注殖長也子產而死呂覽作若死
誰其嗣之詁高誘呂覽注嗣續也杜本此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
矣其語偷詁鄭元禮記注偷苟且也杜本此不似民主且年未
盈五十而諂諂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
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
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
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釋文本或作民生死幾何五行志引傳亦作民生幾何漢書引作无用樹不及夕將安
用樹漢書引安作焉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

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
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
慝宏多是以有平丘之會　齊子尾害閻丘嬰欲殺之使帥
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閻丘嬰以說于我師
工倕灑治竈孔廸賈寅出奔莒出羣公子　公作楚宮穆叔
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
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
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立胡女敬歸之
子子野詁服虔云胡歸姓之國也史記集解杜取此次于季氏秋九
月癸巳卒毀也已亥孟孝伯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詁服
虔云齊謚也同上公子禂詁世本作稠徐廣曰一本作紹音紹

說文引春秋傳曰　月空鴈校徐廣云禂本作紹音紹今攷紹
鴈禂音皆同疑空鴈應作公鴈又昭二十二年有定禂字亦
與空鴈相似吾友段大令若膺又云昭二十五年有季公鳥
或即是今並存二說以俟攷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
立之無則立長詁服虔云無母弟則立庶子之長同上年鈞擇
賢義鈞則卜諸刊本皆作均今从石經宋本改正古之道也非適嗣諸本作嫡亦从石經
改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
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
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
有童心詁服虔云言無成人之志而有童子之心同上君子是
以知其不能終也　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

惠伯曰豎君將死矣意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
從乎癸酉葬襄公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
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
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詁廣雅充滿也斥
廣也按下二句史記索隱引張揖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
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詁說文閈門也閎巷
門也按杜注閎門也本爾雅衡門謂之閎厚其牆垣以無憂
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
主繕完葺牆詁說文葺茨也按杜注覆也義亦通李涪刊誤
云牆壞葺之而已何云繕完此當是繕字葺牆字誤爲完也
書曰峻宇雕牆足以爲證段若膺云完當是院字院周垣也
牆垣蔽也因其所壞者垣故文伯之語亦不旁及說文院爲
窴之重文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詰命
詁正義句士文伯名也晉宋古本及釋例皆作丐俗本作匄
此士文伯是范氏之別族不宜與范宣子同名今定本作句
恐非按元和姓纂七引世本晉大夫司功景子其先士丐也
廣韻引世本又云司功氏士匄弟佗爲晉司功因官爲氏今
放此傳子產壞館垣而士文伯獨讓之則文伯當亦爲晉司
功之官諸侯之館是其所司故下傳云趙文子使文伯謝不
敏亦其證至正義云文伯爲范氏別族當有所據俟再攷對
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甯居悉索敝
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

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詁按孟子曰一日暴之又曰秋陽以暴之說文暴晞也又曰曬字下注暴也蓋二字轉相訓蓋暴防日色露防露氣暴主晝露主夜觀下言燥濕可知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詁說文庳中伏舍一曰屋庳張載魏都賦注引作埤李善射雉賦注曰埤短也埤與庳古字通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詁詩毛傳易治也杜本此坊人以時填館宮室詁按說文作枋云所以塗也杜本此坊枋古字通又墁字亦通作槾說文槾枋也廣雅填塗也填與填同張載魏都賦注引傳作冪云墁也杜注本廣

雜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詁鄭司農周禮注展具也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甯茲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詁六經正誤云天厲不戒注疏及臨川本作天地之天厲者天之癘氣猶周官司救所謂天患今从石經宋本定作天厲哀元年傳云天有菑癘注厲疾疫也更是一證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

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詁〕賈服王注皆讀贏爲盈盈是滿也故皆訓爲受本疏說文贏有餘買利也按杜取賈服說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釋文讀者亦以夫爲下句首 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詩協作洽辭之繹矣詩繹作懌釋文同云繹又作懌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莒犂比公後漢書犂作黎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詁〕服虔云延延陵也州來邑名季子讓王位升延陵爲大夫食邑州來傳家通言之本疏鄭道元云淮水又北逕下蔡故城東故州來之城也吳季札始封延陵後邑州來故曰延州來矣巢隕諸樊閽戕戴吳〔詁〕說文戕槍也他國臣來弒曰戕梭戴吳爲楚巢牛臣射殪正屬他國臣天似啟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啟季子也若天所啟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啟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

出言於衞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焉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詁）（校說苑政理篇亦載此事作子大叔善決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詁）（今說苑本立說苑政理篇作族姓變立上衍一而字惠棟曰變立卽古文班位字也古讀變爲辨辨爲班古文位作立劉歆傳曰春秋傳多古字古言乃知向所據者皆古字也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新序作胡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新序作忠信）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詁）（韋昭國語注道通也杜本此）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詁服虔載賈逵語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子使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子爲襄二十一年生也本疏子

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詁〉說文愿謹也杜本此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詁〉廣雅榱椽也桉說文椽榱也轉注字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詁〉高誘淮南注制裁也杜本此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詁〉廣雅庇寄也高誘呂覽注庇依蔭也下同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詁〉爾雅貫習也杜本此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

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愼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玉篇引作猶若面焉風俗通作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平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衞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衞侯曰令尹以君矣〈詁〉服虔云言令尹動作似君儀故曰以君矣本疏桉服訓以爲用正義稱明年傳文云二執戈者前矣是用君儀也諸本反云俗本作以誤惠棟云古文以字作㠯與似通故誤作似將有他志五行

志他作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
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愼威儀惟
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
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詁廣雅畏
威也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
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文選注引作問臣有臣之威儀
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
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衞詩曰威儀棣棣釋文棣本又作逮按孔子閒居篇作威儀
逮不可選也詁孔安國書傳選數也杜本此言君臣上下父子
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詁杜本此
詩毛傳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尚書國作邦小國懷
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
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
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
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
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
則容止可觀詁廣雅止禮也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
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